

真

誥

一





話

真

上

(一)

17.8

1,570

撰景弘陶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真誥二十卷。梁陶宏景撰。宏景有刀劒錄。已著錄。是書凡運象篇。甄命授。協昌期。稽神樞。闡幽微。握真輔。翼真檢等七篇。其運象篇書末。宏景敍錄。又作運題象。前後必有一譌。然未詳孰是也。文獻通考作十卷。此本乃二十卷。蓋後人所分析也。所言皆仙真授受真訣之事。朱子語錄云。真誥甄命篇。卻是竊佛家四十二章經爲之。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黃伯思東觀餘論。則云真誥衆靈教戒條後方圓諸條。皆與佛四十二章經同。後人所附。然二氏之書。亦存此一家於天地閒耳。固不必一一別是非。亦無庸一一辨真僞也。伯思又云。小宋太乙宮詩。瑞木千尋聳。仙圖幾弔開。註云。真誥謂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真誥所云弔。卽卷字。蓋從省文。真誥音亦爾。非弔字也。然則此書諸卷。皆原作弔字。陶宗儀說郛蓋本於此。今皆作卷幾。亦非宏景之舊矣。

真誥序

誥者告也。書有湯誥、洛誥、諸篇。孔安國云：誥以大義告乎天下者是也。經有緯，緯者相經緯也。其事皆足以輔翼乎經，故言緯也。真誥之作，其緯於經者乎？其目自運象至於翼真檢者，凡七。蓋有象乎緯，能通乎緯，必知誥矣。陶君之意，亦謂卦六十四道之元也。道德五千言，元之道也。其餘賸元之奧，鈎元之微，能與易老貫者，各形乎言，各見乎事。雖然，事與言非元矣。其書所載，往往出乎緯之所輔經者。予少耽黃老說，搜索道家者流幾千家，殫精日月，無能深鑿其鍵。嘗接江西道士吳靜，極言元事。靜曰：誤矣。余驚拜曰：願學道，靜曰：讀易乎？讀易足矣。後乃以易悟所得者，易也。陶君固甚知道，凡有啟於後學者，其或自此始歟？太乙宮高士玉京外臣易如剛，告予以茅山采真誥，欲敘其略。昔者沈約遺陶君書，深言先生糠粃流俗，超然獨覽，名書絳簡，至理精微，惟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有屬於誥者矣。然陶君銘茅山曲林館，迺云：祈生翊命，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是數語者，全爲誥設。此翁一銘，猶足爲山中無窮清風。況書乎？

嘉定十六年十一月冬至日，朝散大夫行秘書郎高似孫敘。

眞誥卷一

華陽隱居陶宏景撰
克和居士張海鵬訂

運象篇第一

萼綠華詩

神嶽排霄起。飛峯鬱千尋。寥籠靈谷虛。瓊林蔚蕭森。此一字被墨濃。不復可識。正中抽。一脚出下。似是羊字。其人名權。生標美秀。弱冠
流清音。棲情注慧津。超形象魏林。揚彩朱門中。內外邁俗心。我與夫子族。源胄同淵池。宏宗分上業。於今
各異枝。蘭金因好著。三益方覺彌。靜尋欣斯會。雅綜彌齡祀。誰云幽鑒難。得之方寸裏。翹想籠樊外。俱爲
山巖士。無令騰虛翰。中隨驚風起。遷化雖由人。蕃羊未易擬。所期豈朝華。歲暮於吾子。萼綠華者。自云是
南山人。不知是何山也。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剪缺。
即應是羊權字。自此往來。一月之中。輒六過來耳。云本姓△。又剪除。此一。贈△。此一。字本。是。權。字。詩一篇。并致火
澣布手巾一枚。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神女語見△。此本。是。草。作。權。字。後人。君慎勿
泄我。泄我則彼此獲罪。訪問此人。云是九嶷山中得道女羅郁也。宿命時曾爲師母毒殺乳婦。元洲以先
罪未滅。故令謫降於臭濁。以償其過。與權△。此權亦草作。故似。尸解藥。今在湘東山。△。本。應。此。中。此女已九百

歲矣。

壽此應是降羊權。權字道與。忱之少子。後為晉簡文黃門郎。即羊欣祖。故欣亦修道服食也。此乃為楊君所書者。當以其同姓亦可。楊權相問。因答其事而疏說之耳。按升平三年是己未歲。在乙丑前六年。衆真並未降事。

右三條楊君草書於紙上。

南嶽夫人與弟子言書識如左。弟子即楊君自稱也。此衆真似是集洞宮時。所以司命最在端。當為主人故也。夫人向楊說次第位號如此。非降楊時也。

東嶽上真卿司命君。

東宮九微真人金闕上相青童大君。

蓬萊右仙公賈寶安。鄭人。自此後皆是稱諸真人之字。非其人名也。氏族亦見世道書傳中也。

清虛小有天王王子登師。按青童高尊。乃可不敢稱諱字。此清虛是南嶽之尙稱字。獨不顯茅司命字。亦為難詳也。

桐柏真人右弼王領五嶽司侍帝晨王子喬。

青蓋真人侍帝晨郭世幹。衛人。

戎山真人太極右仙公范伯華。幽人。

少室真人北臺郎劉千壽。沛人。

嶓冢真人左禁郎王道寧。常山人。

大梁真人魏顯仁。長樂人。

岷山真人陰友宗。

陸渾真人太極監西郭幼度。

九嶷山侯張上貴人。

岱宗神侯領羅鄆右禁司鮑元節。東海人。

華山仙伯秦叔隱。馮翊人。

葛衍真人周季通。

陽洛真人領西歸傳淳于太元。西城人。

潛山真伯趙祖陽。涿郡人。

勾曲真人定錄右禁郎茅季偉。

鬱絕真人裴元人。

白水仙都朱交甫。

三官保命司茅思和。

太和真人山世遠。

右二十三真人坐西起南向東行。此於禮乃是南向。以西方為上。而後女真東向。則應起南。今反北者。當是以側近高真故也。

太和靈壇上真左夫人。

北海六微元清夫人。

北漢七靈右夫人。

太極中華右夫人。

紫微左宮王夫人。

滄浪雲林右英夫人。按右英是紫微姊。今反在後。當位業有升降耳。

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此即魏夫人也。自說。故不稱姓。

八靈道母西嶽蔣夫人。按有數號者。並以多為高。西王母稱九靈。則八靈宜在七靈前。而今反在後者。亦所未詳。又受讀黃庭事云。北嶽蔣夫人。與今不同。

上真東宮衛夫人。

方丈臺昭靈李夫人。

紫清上宮九華安妃。

朱陵北絕臺上嬪管妃。

北嶽上真山夫人。

西漢夫人。

長陵杜夫人。

右十五女真。東向坐。北起南行。說此事時。雖不記月日。不知在何年。既是衆真名位。故按衆真位號前云以為高者。猶今世之徽號也。

六月二十一日夜。定錄問云。許長史欲云何尋道。登答勸修真誠之意。定錄又言。昔有趙叔臺。王世卿。亦

言篤學。而竟不如人意。遂為北明公府所引。此是乙丑年六月也。自此前唯有六月十五日定錄授。是答長史書。論茅山中事。此前又已有一授。不記何月日。並在第四卷中。自餘無有。

鄧都宮中官屬也。昔扉廓天津採華赤邱是時聲顛靈杖蒙塵華喬備事。字少倚人。發煥秀山高說延

霄自謂元響所振。無往不豁。既濯以靈波。實望與物榮庵。既未能暢業駢羅。游岫逐逸。然後知悟言之際。應元至少。於是佛音弗。駕而旋。偃靜葛臺。夫元亦無親。流鑒遁真。若以雲壁一往。想齊獨邁。俯自啟瀛。動

塵俗。逍遙紫陽。何蕭蕭之清遠。眇眇之真貴哉。若能者矣。請借來喻。又云。得道之階。錯厲精神。靖躬信宿。洗誠求矜。如斯而言。道已邇也。然夤夜之間。宜篤經營。乃後得手。結天維。足浮靈網。心遊太空。目擊洞房。

不待久日也。若五情愆波。三魂越忒。於是三真舞劍。黃闕鍵關耳。可不力之。可不力之。

六月二十二日夜鷄鳴喻書。此紫陽旨也。

右二條有長史寫。

清靈真人說寶神經云云。抄此修行事出在第三卷中。不復兩載。

紫微夫人喻書如左云云。事亦在第三卷。

興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夜喻書。此其夕先共道諸人。多有耳目不聰明者。欲啟乞此法。即夜

有降者。即乃見喻也。此楊君自記也。長史年出六十。耳目欲衰。故有咨請。楊不欲指斥。託云諸人。

又告云。道士有耳重者云云。事亦在第三卷。

右一條清靈真人言。

真人告云。櫛頭理髮。欲得過多。事亦在第三卷。

右一條紫微夫人言。

其夜初降者。適入戶未坐。自言今夕波聲如雷。弟子請問其故。答云。向見東海中大波耳。弟子者。楊君自稱也。

右南嶽夫人言。

又告云。汝憎血否。答曰。實憎之。云。血在路上。若汝憎之。當那得行。又答曰。當避之耳。又云。避之佳。故不如目不見乃佳。

右南嶽夫人言。

自此後諸真共語耳。

又云。寶神經是裴清靈錦囊中書。侍者常所帶者也。裴昔從紫微夫人授此書也。吾亦有。俱如此寫。西宮中定本。

問西宮所在。答云。是元圃北壇。西瑤之上臺也。天真珍文。盡藏於此中。

右南嶽夫人言。

裴真人又言。此書與隱書同輩事要。而即可得用也。一名七元隱書。右二十三日授訖此。

南嶽夫人見告云。紫微左夫人王諱清娥。字愈意。阿母第二十女也。鎮羽野元壘山主教。當得成真人者。

右一條。先此一夕所授。此一條。即是二十二日夜與紫陽所喻。同夕當復大應有事。後云聲氣下。亦是此夕。楊後又追憶此一事。更疏在二十二日例中。故云先此一夕也。

右從清靈來凡十二條有長史寫

六月二十四日夜紫微王夫人來降因下地請問真靈既身降於塵濁之人而手足猶未嘗自有所書故當是卑高迹逸未可見乎敢諮於此願誨蒙昧夫人因令復坐卽見授令書此以答曰此揚君自述事也例多如此夫汎景虛元無塗可尋言發空中無物可縱流浪乘忽化遁不滯者也此二行皆浮沈冥淪儵遷灼寂是故放蕩無津遂任鼓風柁存乎虛舟而行耳故實中之空空中之有有中之無象矣至於書迹之示則揮形紙札文理曷注蠹好外著元翰挺煥而範質用顯默藻斯坦形傳塵濁苟霽露有骸之物而得與世進退上玷逸真之詠下虧有隔之禁亦我等所不行靈法所不許也今請陳爲書之本始也造文之既肇矣乃是五色初萌文章畫定之時秀人民之交別陰陽之分則有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雲篆明光之章也其後逮二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拘省雲篆之迹以爲順形梵書分破二道壞真從易配別本支乃爲六十四種之書也遂播之于三十六天十方上下也各各取其篇類異而用之音典雖均蔚跡隔異矣校而論之八會之書是書之至真建文章之祖也雲篆明光是其根宗所起有書而始也今三元八會之書皇上太極高真青仙之所用也雲篆明光之章今所見神靈符書之字是也爾乃見華季之世生造亂真其作巧末趣徑下書皆流尸濁文淫僻之字舍本效假是囂穢死迹耳夫真仙之人曷爲棄本領之文迹手畫淫亂之下字耶夫得爲真人者事事皆盡得真也奚獨於凡末之蠹術淫浮之弊作而當守之而不改玩之而不遷乎夫人在世先有能書善爲事者得真仙之日外書之變亦忽然隨身而

自反矣。眞事皆邇者不復廢。今已得之濁書。方又受學於上文。而後重知眞書者也。鬼道亦然。但書字有小乖違耳。且以靈筆眞手。初不敢下交於肉人。雖時嘗有得道之人。而身未超世者。亦故不敢下手。陳書墨。以顯示於字迹也。至乃符文神藻。所求所佩者。自復始來而作耳。所以爾者。世人固不能了其端緒。又使吾等不有隱諱耳。冥中自相參解矣。內外自相關矣。又四極明科。高上禁重。亦自不聽我等復爲世間常書也。我既下手。子固不解。亦將何趣。兩爲煩濫耶。此亦當關其可否。殆不足嫌。想少暢豁於胃懷。盡不自書之流分矣。

上眞司命南嶽夫人授。令書如左。

若夫仰擲雲輪。總轡太空。手維霄網。足陟玉庭。身升帝闕。披寶歛青。上論九元之逸度。下紀萬椿之大生。遂竦景電。肅千霞煥明。眞言元浪。高譚玉清。激朱唇之流徽。運日氣之零零。爰乃吐絳却煙。彈金奏瓊。鸞音藉粲。鳳唱嘉聲耳。若但應景下旋。迴靈塵埃。參疊弊宇。敖拂朝市。來成眞才。訓我弟子。則玉振落響。琳鐘內抑。周目五濁。契闕愆室。神勞臭腥。填鼻斂氣。遂閉蘭音於中華之元。退案金聲之劣劣。而發耳。夫神者言微於邇。萬里必接奇韻。雖觸錯鑿無滯。故眞理之既分。聞遐則道高邈。璞不肆瑩。而致有卑微之聽也。今子乃有心覺之至。將致嫌似之思。外觀流俗之對。內有遲疑之悟乎。不運事宜。亦已邁也。望所營者。道研味者妙耳。道妙既得。高下之音。必坦然矣。此非所謀。吾子加之至慮。散蕩斯念。宜慎之耳。

六月二十四日夜南嶽夫人見授命書此先是二十二日夕有在別室共論講道紫微南嶽二夫人聲氣語音殊下不解其趣今故授書此以答所共講者之疑心也初來見授時色氣猶不平授畢可爾弟子唯覺色有不平都無他可道此一條亦是楊君自記論

南嶽夫人其夕語弟子言我明日當詣王屋山清虛宮令汝知之所至也

其夕又言海東桐柏山西頭適崩二百許丈紫微王夫人云世人之思慮何得事事真審耶可不專有答其心也南嶽夫人言戲之耳欲建豎之也瑩實之也

興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五日夜此是安妃降寧之端記錄別爲一卷故更起年歲號首也

紫微王夫人見降又與一神女俱來神女着雲錦裙上丹下青文彩光鮮腰中有綠繡帶帶係十餘小鈴鈴青色黃色更相參差左帶玉佩佩亦如世間佩但幾小耳衣服條條有光照朗室內如日中映視雲母形也雲髮鬢此應是鬢字髮黑髮貌也鬢整頓絕倫作髻乃在頂中又垂餘髮至腰許指着金環白珠約臂視之年

可十三四許左右又有兩侍女其一侍女着朱衣帶青章囊手中又持一錦囊囊長尺一二寸許以盛書書當有十許卷也以白玉檢檢囊口見刻檢上字云玉清神虎內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着青衣捧白箱以絳帶束絡之白箱似象牙箱形也二侍女年可堪十七八許整飾非常神女及侍者顏容瑩朗鮮徹如玉五香馥芬如燒香嬰氣者也香嬰者嬰香也出外國初來入戶在紫微夫人後行夫人既入戶之始仍見告曰今日有貴客來相詣論好也於是某即起立夫人曰可不須起但當共坐自相向作禮耳夫人坐南向某其

夕先坐承牀。下西向。神女因見。就同牀坐。東向。各以左手作禮。作禮畢。紫微夫人曰。此是太虛上真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女也。太虛元君昔遣詣龜山學上清道。道成受太上書。署爲紫清上宮九華真妃者。也。於是賜姓安。名鬱嬪。字靈簫。紫微夫人又問某世上曾見有此人。不。某答曰。靈真高秀。無以爲喻。夫人因大笑。於爾如何。某不復答。紫清真妃坐良久。都不言。妃手中先握三枚棗。色如乾棗。而形長大。內無核。亦不作棗味。有似於梨味耳。妃先以一枚見與。次以一枚與紫微夫人。自留一枚。語令各食之。食之畢。少久許時。真妃問某年幾。是何月生。某登答言三十六。庚寅歲九月生也。真妃又曰。君師南真夫人。司命秉權。道高妙備。實良德之宗也。聞君德音甚久。不圖今日得敘。因緣歡願。於冥運之會。依然有松蘿之纏矣。某乃稱名答曰。沈湎下俗。塵染其質。高卑雲遞。無緣稟敬。猥虧靈降。欣踊罔極。唯蒙啟訓。以祛其闇。濟某兀兀。宿夜所願也。真妃曰。君今語不得有謙飾。謙飾之辭。殊非事宜。又良久。真妃見告曰。欲作一紙文相贈。便因君以筆運我鄙意。當可爾乎。某答奉命。卽爓紙染筆。登口見授。作詩如左。詩曰。

雲闕豎空上。瓊臺聳鬱羅。紫宮乘綠景。靈觀藹嵯峨。琅軒朱房內。上德煥絳霞。俯漱雲瓶津。仰掇碧柰花。濯足玉天池。鼓枻牽牛河。途策景雲駕。落龍轡元阿。振衣塵滓際。褰裳步濁波。願爲山澤結。剛柔順以和。相攜雙清內。上眞道不邪。紫微會良謀。唱納享福多。某書訖。取視之。乃曰。今以相贈。以宣丹心。勿云云也。若意中有不相解者。自可微訪耳。

紫微夫人曰。我復因爾作一紙文。以相曉者。以示善事耳。某又爓紙染筆。夫人見授。詩云。二象內外泮。元

鏡中分冥會不待駕所期貴得真南嶽鑄明金眇觀傾笈帑良德飛霞照遂感靈霄人乘颺傳衾寢齊
牢攜絳雲悟歎天人際數中自有緣上道誠不邪塵滓非所聞同目咸恒象高唱爲爾因書訖紫微夫人
取視視畢曰以此贈爾今日於我爲因緣之主唱意之謀客矣紫微夫人又曰明日南嶽夫人當還我當
與妃共迎之於雲陶間明日不還者乃復數日事又良久紫微夫人曰我去矣明日當復與真妃俱來詣
爾也覺下牀而失所在也真妃少留在後而言曰冥情未攄意氣未忘想君俱咏之耳明日當復來乃取
某手而執之而自下牀未出戶之間忽然不見
六月二十六日夕衆真來疏如左

紫微王夫人

紫清上宮九華真妃

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某師

凡此前後云某者皆楊君自隱名也

紫陽真人

茅中君

清靈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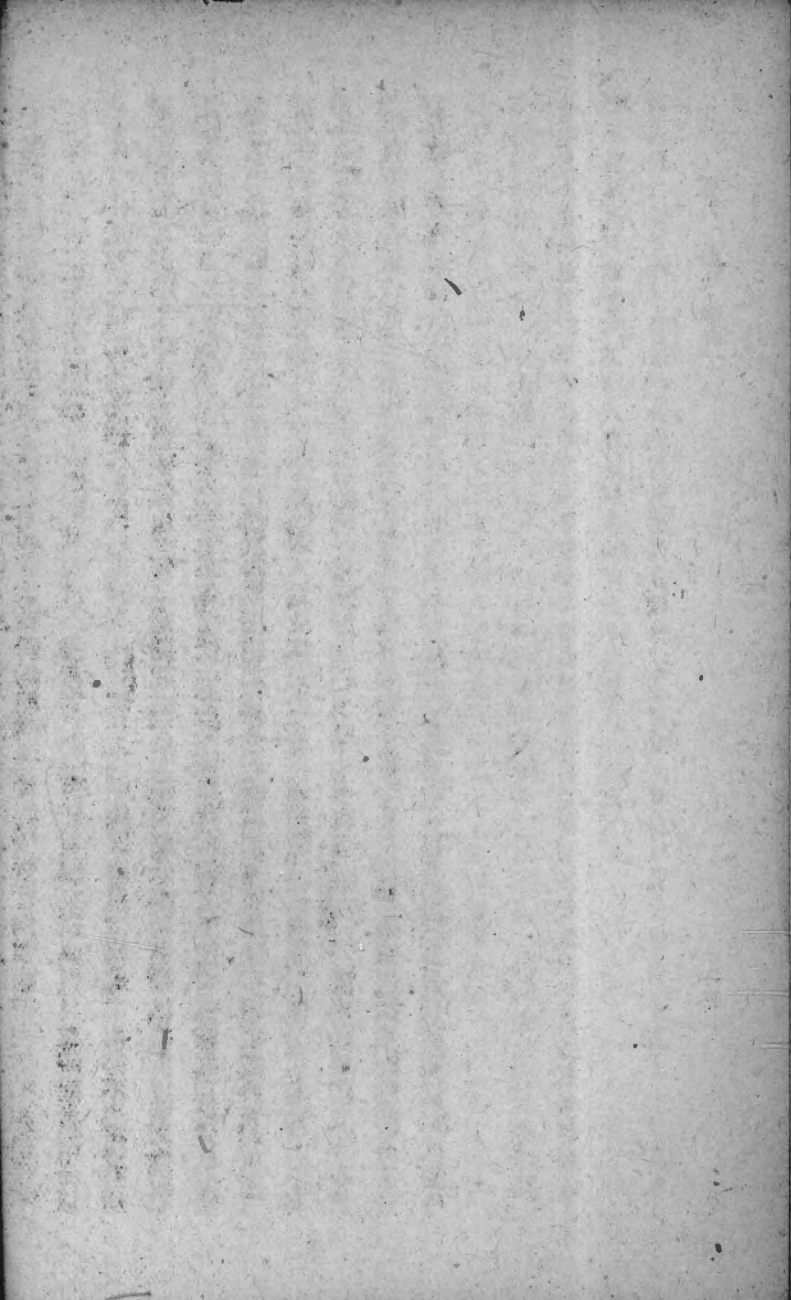
茅小君

又有一人年甚少整頓非常建芙蓉冠著朱衣以白珠綴衣縵帶劍都未曾見此人來多論金庭山中事

與衆眞共言。又有不可得解者。揖敬紫微、紫清、南眞、三女眞。餘人共言平耳。云是桐柏山眞人王子喬也。都不與某語。又前後初有眞人來見降者。時皆自不卽與某共語耳。

各坐良久。紫清真妃曰。欲復煩明君之手筆書一事。以散意忘言可乎。某又裝紙待授。眞妃乃徐徐微言而授曰。我是元君之少女。太虛李夫人愛子也。昔初學眞於龜臺。受玉章於高上。荷虎錄於紫皇。乘瓊鉞於天帝。受書於上眞之妃。以遊行玉清也。常數自手扉九羅。足躡元房。霄形靈虛。仰歡日根。入宴七闕。出轡雲輪。攝三辰而俱升。散景霞以飛軒也。非不能採擇上室。訪搜紫童。求王宮之良儔。偶高靈而爲雙接。元引奇友。干帝郎矣。直是我推機任會。應度歷數。俯景塵沫。參龍下邁。招冥求之雄。追得匹之黨耳。自因宿命相與。乃有墨會定名。素契玉鄉。齊理二慶。攜鴈而行。匏爵分味。醮衾結裳。顧儔中饋。內藏眞方也。推此而往。已定分冥簡。青書上元。是故善鄙之心。亦已齊矣。對景之好。亦已域矣。得願而遊。歡兼昔旨。豈不冥乎自然。此復是二象大宗。內外之配職耳。實非所以變無反澹。凝情虛刃。靈刀七累。遣任太素。保眞啟玉。單景八空之謂也。秀寂高情。鬱輿流霄。使鳳歌雲路。龍吟虎嘯。天皇雙景。遠升辰樓。飛星擲光。日月映軀。口吐冥煙。眼激電光。上寢瓊房。流行玉清。手掣景雲。足陟金庭。若自此之時。在得道之頃。爲當固盡內外。理同金石。情纏雙好。齊心幃幙耳。爲必抱衾均牢。有輕中之接。塵穢七神。悲魂任魄乎。蓋是妾求氏族於明君耳。非有邪也。今可謂得志懷眞情。已如一方。當相與結駟玉虛。偶行此元。同撥絳實於玉圃。併採丹華於闔園。分飲於紫川之水。齊濯於碧河之濱。紫華毛氍。日冕蓉冠。逍遙上清。俱朝三元。八景。出落鳳

扉雲關。仰漱金髓。咏歌玉元。浮空寢晏。高會太晨。四鈞朗唱。香母奏煙。齊首偶觀。攜帶交裙。不亦幾乎不
亦得志乎。明君其順運。隨會妾必無辭。且亦自不得背實反冥。苟任何懷矣。授畢復自取視而言曰。今以
此書相詣。庶豁其滯疑耳。言畢乃笑。良久。紫微夫人曰。眞妃之辭盡矣。論好之緣著矣。爾亦不得復有所
容也。元運冥分。使之然耳。南嶽夫人見授書曰。冥期數感。元運相適。應分來聘。新構因緣。此攜眞之善事
也。蓋示有偶對之名。定內外之職而已。不必苟循世中之弊穢。而行淫濁之下迹矣。偶靈妃以接景。聘貴
眞之少女。於爾親交。亦大有進業之益得。而無傷絕之慮耳。千神於是可使試觀。不得復陳矣。眞旌必可
尅往。雲輦必可俱駕也。吾往曾因紫微夫人爲汝構。及此意。今遂如願。益使我欣欣。慎勿復疑矧於心何
矣。我昨見金臺李夫人於清虛中。言爾尙有疑正之心。色氣小有眼。謂應作恨汝違此舉。誤人不小。眞
妃有神虎內眞丹。青玉文。非爾所有者。輩良才求寫。故當不爲隱耳。今日相攜。何但文章而已。將必乘景
玉霄乎。若有未悟者。宜微訪可否。眞妃見夫人書言。乃笑而言。攜手雙臺。娛歎良會。景輦同機。於此齊乎。



真誥卷二

運象篇第二

清虛真人授書曰。黃赤之道。混氣之法。是張陵受教施化。爲種子之一術耳。非真人之事也。吾數見行此而絕種。未見種此而得生矣。百萬之中。莫不盡被考罰者矣。千萬之中。誤有一人得之。得之遠至於不死耳。張陵承此以教世人耳。陵之變舉。亦不行此矣。爾慎言濁生之下道。壞真霄之正氣也。思懷淫慾。存心色觀。而以兼行上道者。適足明三官考罰耳。所謂抱玉赴火。以金棺葬狗也。色觀謂之黃赤。上道謂之隱書。人之難曉。乃至於此。

紫微夫人授書曰。夫黃書赤界。雖長生之秘要。實得生之下術也。非上宮天真。流耕晏景之夫。所得言也。此道在長養生而已。非上道也。有懷於淫氣。兼以行乎隱書者。適足握水官之筆。鳴三官之鼓耳。元挺亦不可得。得解謝亦不可得。賴也。要而言之。貞則靈降。專則神使矣。

夫真人之偶景者。所貴存乎匹偶。相愛在於二景。雖名之爲夫婦。不行夫婦之迹也。是用虛名以示視聽耳。苟有黃赤存於胸中。真人亦不可得見。靈人亦不可得接。徒劬勞於執事。亦有勞於三官矣。鷄鳴時。南嶽夫人授書曰。鷄既鳴矣。論好之緣篇也。

紫陽真人授書曰。太虛遠逸。高卑同接。體賢之義。著之於冥。運耳慎心。係於黃赤之疑也。

茅中君授書曰。元標觸景。俯和塵藹。玉振愆房。清風逸邁。可不勗之也。言畢。諸真人去。真妃少留在後。曰。又煩明君爲一辭也。而授書曰。

忘懷蘭素。暉心齊契。方當數親。虔清宇德。與流景合宜。歡會理髮。領秀伏度。明君高尙靈映。縱滯忘鄙耳。言畢。持手而下。牀未至戶之間。忽失所在。

六月二十六日夜。降八真人。

紫微左夫人一。

紫清上宮九華真妃二。

上真司命南嶽夫人三。

紫陽真人四。

清靈真人五。

茅中君六。

茅小君七。

又有一人甚少。整頓建芙蓉冠。朱衣帶劍。未曾見也。意疑是桐柏山真人王子喬。多論金庭山中事。言多

皆禮揖稱下官。此條重出而小異者。前所書是楊君自記。九華降事。隱之不出。從此後是更疏說長史事。以示長史。故此一片兩本也。

土真云。昨與叔申詣清虛宮。校爲仙真得失之事耳。近頓除落四十七人都復上三人耳。并復視爾輩之名簡。如今佳耳。許某乃得在伯札中。許某卽長史名也。楊君疏成。故不載名耳。

吾初不悟其如此益好也。其洗心勲邁。宗注理盡。心丹意竭。如履冰火。若久如此者。真人亦不得逃矣。仙道亦不得隱矣。但當杜絕其淫色之念。吾等亦卽可得見。可疏示之。此南嶽夫人言。此卽是前二十四日所道。明日當詣王屋山事也。中君曰。伯舉在於下官耳。大老子將復可念。江東未見有如此而勲道者。然勿恃伯而忘道也。虛妄者德之病。華街者身之災。滯者失之首。恥者體之簫。遣此四難。然後始可以問道耳。於是靈軫鳴轅。日有彷彿也。有淫愆之心。勿以行上真之道也。昨見清虛宮。正落除此輩人名。而方又被考。罰以度付三官推之。可不慎乎。

右南嶽夫人言。

許長史慎臨尸弔喪年內耳。示許仙侯如此。此小君言。言學大笑。悉心旣忘。得亦不同。鄙恥不除。生籍不書。許長史雖已慙除。當復會除而復除之。此清靈言。東卿司命甚知許長史之慈肅。小有天王昨問此人今何在。修何道。東卿答曰。是我鄉里士也。鄉里者。謂句容與茅山同境耳。非言本咸陽人也。

內明真正。外混世業。乃良才也。今修上真道也。此語乃稱人意。略有伯形也。此南嶽夫人言。右從六月二十四日來。凡二十四條。並有楊書。

書選真才。內鏡外和。曾參出丹。田心同舟。素系三遷。來此方頭。此四句是離合作思元字。卽長史之字也。

錄名太極。金書東州。褰裳七度。耽凝洞樓。白月既消。魂魄亦柔。守之不倦。積之勿休。五難既遣。封伯作侯。
七度。飛步事也。洞樓。洞房事也。

右紫微王夫人所喻。令示許長史。

右一條有長史寫。

紫微夫人喻曰。披華蓋之側云云。此事出在第三卷中。

六月二十七日夜喻書此。

右一條有楊書。

積精所感。萬物盡應。妙誠未匝。則形華不盡。形華不盡。則洞房之中。難即分明也。吾昔受此法。常向西北

存之耳。西北存如小為易見。可明示如此。西北為天地之爽。內照之元門也。

六月二十七日紫陽所喻。此二十七日衆真復降。其事亦應甚多。並不出。

右一條有長史寫。

二君各有六僮。裴君從者。持青髦之節。一僮帶繡囊。周君從者。持黃髦之節。無

右二條是甲手書。

六月二十九日九華真妃授書曰。

景應變。雲會元落。龍秀五空。採瓊闥臺。長歌靈模。煥啓玉扉。眇矣遺事。與世長辭。霞軫絳波。電赴紫樓。

共攜清響之外。同遊雲秀廣巖。豈不善乎。豈不樂哉。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君唯聞服日實之法。未見知餐霞之精也。夫餐霞之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妾有磨鏡之石。決牖之術。卽能徹洞萬靈。眇察絕響。可乎。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所以精元內喪。丹津損竭也。妾有童面之經。還白之法。可乎。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所以老隨氣落。毫已及之。妾有益精之道。延明之經。可乎。此四道。乃上清內書。立驗之真章也。方欲獻示。以補助君之明照耳。授畢。取以見與。某口答唯唯。乞請之也。

六月二十九日夜。桐柏真人同來降。復諭授令某書曰。夫八朗四極。靈峯遼遐。奇言吐穎。瓊音餐振。晨飛陵清。元氣赴霄。體邁玉虛。心遺艱鋒。沈滯於眇羅之外。凝和于寂波之表。若此人者。必能旋騰元漢。周灑真庭矣。三元可得而見。絳名可得而立耳。如其心併愆浪。目擊色袂。動與罔罟共起。靜與爭競之分者。此乃適仙路。邀求生日闕也。子其慎之。某書畢。取視。乃以見與。此是桐柏辭也。既同一夕。安妃授竟。桐柏女授。故云復授耳。卒看如似猶是安妃。故顯注之。

六月三十日夜。九華真妃與紫微王夫人。南嶽夫人同降。真妃坐良久。乃命侍女發檢囊之中。出二卷書。以見付。令寫之。題如左。

玉清玉霞紫映內觀隱書。

玉清玉霞歸童日暉中元經。

右二卷名目。此原本應是三元八會之書。楊君既究議眞字。今作鍊字顯出之耳。

七月一日夜紫微王夫人

南嶽夫人

九華眞妃

紫陽

桐柏

清虛三真人

茅二君同降良久某乃自陳於衆靈求安身之術欲知貴賤之分年命之會多少定限於是眞妃乃笑良久見授書此曰

明君夷質虛閒秘構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宮可謂能珍寶藏奇幽異內煥標拂靈箴乘數順生素德神園丹錄玉清興煙拔景冥鼓遐聲也必三事大夫侍晨帝躬高佐四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死賞罰鬼神攝命千靈封山召雲主察陰陽之和氣而加爲吳越鬼神之君也妾將挺命凝觀憑華而生靈飛九天虛晉飄房因運四覺元梯同象紫名太上清文八景神映西暉德明內隸乃受書乘氣得爲眞妃之任矣又當助君總括三靈絲御萬神對命北帝制敕鄂山又應相與攜袂靈房乘煙七元嘉會希林內據因緣也是故君姓於楊我得爲安妾自發元下造君自受書於西宮從北策景乘駢東轅握旄乘鉞專制東蕃三官

事督河山啓源。天丁獻武。四甲衛輪。當此之時。實明君之至貴。真仙之盛觀也。三官申常有諺。云楊安大君。董真命神。正我等之謂耳。蓋聖皇之方駕於今有二十八年也。復二十二年。明君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先詣上清西宮。北朝玉皇三元。然後乃得東軫執事矣。此自是君玉朝紫微。金音虛領。爲太極所旌。乃元德上挺。不復用勲學劬勞。陟足山川矣。若爲精勗之者。當小神清瑩鮮耳。亦不甚今日不勞之舉也。耳。見明君之逸誠欣然也。觀明君之否誠感顏也。此二感發於顏色之上也。復未足以致速悲。抱長感矣。至于內冥偶景。併首元好。輕輪塵藹。參形世室。妾豈以愆累浮卑少時之滯。而虧辱於當真之定質耶。夫陰陽有對。否泰反用。二象旣羅。得失錯綜。此皆往來之徑陌耳。今人居風塵之休盛者。乃多罪之下鬼。趣死之考質也。夫處無用於囂塗。乃得真之挺樸。任凡庸以內觀。乃靈仙之根始也。蓋富貴淫麗。是破骨之。有似載罪之舟車耳。榮華於世。爭競微時。適足以誨愆要辱。爲伐命之兵。非佳事也。是故古之高人。覽罪咎之難豫。知富貴之不可享矣。遂肥遯長林。棲景名山。咀嚼和氣。漱濯清川。併遠此惡迹。自求多福。組聘保全。至素者也。君亦奚足汲汲於人間之貴賤。投身於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三災向臻。神風驅除。臭氣參天。明金生穢於泥瀆。寶玉投糞以招塵。褰衣振血。濁精虧真。元通遠逸。是其時也。君若其不耐風火之烟。欲抱真形於幽林者。可且尋解劍之道。作告終之術乎。自盡出嘿之會。隱顯之跡。臨時分處。有任於明君矣。冥數上感。有命而交。靈書玉臺。真契合景。是以言單於辭。心訖於筆。妾豈獨歎於一

人乎。蓋示名分之判例也。書訖。取以與某。復曰。君省此。當少愈不。

右從六月二十九日來。凡十四條。並楊君自記書。

東卿大君。昨四更初來見降。侍從七人入戶。一人執紫旄節。一人執華幡。一名十絕靈幡。一人帶綠章囊。三人捧牙箱。一人握流金鈴。乃年少於二弟。二弟昨並倚立。東卿命坐乃坐耳。良久。言語委曲。先昨神女來降。意本疑是王母女。昨又來定是也。南真說云。是阿母第十三女王媚蘭。字申林。治滄浪山。受書為雲林夫人。此兩事並是七月五日夜略記。後更復委曲重數在後。如此則右英夫人。始以七月三日、四日、額夕降也。

右二條有楊自記。

乙丑歲。晉興寧三年七月四日夜。司命東卿君來降。侍從七人入戶。其一人執紫旄節。其一人執華幡。一名十絕靈幡。一人帶綠章囊。其三人捧白牙箱。箱中似書也。其一人握流金鈴。侍人並朱衣。司命君形甚少於二弟。着青錦繡需紫毛帔巾。芙蓉冠。二弟並同來倚立。命坐乃坐耳。言語良久。七月六日夜。司命君又降。良入喻書曰。

若必範元乘象。清淨罕時。遂拔羣幽藻。戢翼高樓。感味上契。淵淳嶽峙。蕭寥玉篇。翫寶神生。遺放俗戀。調彈清靈。澄景虛中。五道發明。色絕化浪。慾興澹并。空同冥衢。無視無聽。爾乃遠齊妙真。重起元覺。明德內圓。靈標外足矣。終能策雲輶以赴霄。書司命之丹錄耳。若精散萬念。為生不固。烝隨塵波。心不真合。適足勞身神於林殂。謂應作殂字。實有誤於來學也。其道微而易尋。其道艱而難得乎。亦令示許長史。此二條亦有長史寫。

許長史欲山居。

宗道者貴無邪。棲真者安恬愉。

至寂非宏順之主。愴然非教授之匠。故當因煩以領无耳。意云爾不代謝。奚必四時。氣如呼吸。千齡如寄。趙子可憂。不信而未疑。其心亦已醜矣。

司命君與南嶽夫人言。

爲道者常淵澹以獨處。每棲神以遊閑。安飲啄以自足。無旂^{謂應作祈字}。眇於籠樊。哀樂所以長去。天闕何由而臻者乎。

稟志各有所宅。資性咸有其韻。豈可履逐物之邪。蹤矯我之正業乎。

何不肆天標之極縱。適求真之內娛。從幽淨以熙心。綏所託以棲意。處東山以晦跡。握元籙於妙領。保隨

珠以合照。遣五難於胸次耶。此三條亦似是東卿言。

七月十五日夜。紫微王夫人授書曰。

勲精者。味元之靈標也。凝安者。拘真之寢衾矣。子勲澡丹心。競赴高嶺。可謂務道之柄。勲甚至也。然道柔真虛。守澹交物。安靜任棲。神乃啓煥耳。要而言之。躁疾非盡理矣。違之者亦取勞乎。

與許玉斧。

七月十五日夜。清靈真人授詩。

企望人飛若感若成威不內接驕女遠屏三四縱橫以入帝庭歷紀建號得為太齡亦必秀映四司元卿
翻然縱羽遂登上清此離合撮大名名翻字

與許玉斧此夕又有中君授書與許卿答欲知洞天中之事今載在第四卷中

鳳巢高木素衣衫然此八字是作長史小名穆字也履順思真疑心虛元仍取此原字元字即成長史字也五公石腴彼體所便急宜服

之可以少顏三八令明次行元真解駕偃息可誦洞篇瓊乃應數此瓊乃字即是撮小名玉斧也與外傳青絲義同故云應數精心高棲

隱嘿沈閒正氣不虧尤散除疾是爾所宜次服餽飯兼穀勿違益隨除患肌膚充肥然後登山詠洞講微

寅獸白齒此四字即是云虎牙也亦能見機遂得不死過度壬辰偃息盛木玩執周書此八字即是作揚字也太極植簡金名西華

學服可否自應靈符理異契同神洞相求

定錄中候告道樂事是定錄言也

此並離合譬喻四人姓名各詮所宜修行服御事尋辭意皆相貫次不知云何得兩人共說

寓言必可用不用是無情焉得駕欵迹尋此空中靈微音良有旨當用慎勿輕事事應神機保爾見太平

右右英吟此

茅定錄言良箴也可記之仙才不用心煩曲故能得也保命言

八月中彼人必東秀暫看燒香必也去首保命臨

右從乙丑歲來凡十五條並有揚書

欽想風流。託心靡景。愧以愆昧。鄙委素彰。思自策勵。沐浴陶冶。濟否之階。幸垂眷逮耳。許元惶恐再拜。是

大名謹。字思元。今此直云元。其意未允。

詣賈先生。

此是長史問楊宣周紫陽說。

賈元道等主知試校事。

故有此書。賈即以呈

司命。司命後所答云賈生近以此書來者也。

周君說事在第四卷中也。

周君說事在第四卷中也。

周君說事在第四卷中也。

周君說事在第四卷中也。

周君說事在第四卷中也。

周君說事在第四卷中也。

周君說事在第四卷中也。

周君說事在第四卷中也。

周君說事在第四卷中也。

周君說事在第四卷中也。

右一條是長史自書本也。

太元真人以此書見與。因授令書如左。

若夫能眇邈於當世。則所重唯身也。罕營外難者。則無死地矣。是以古之學者。握元筌以藏領。匿穎鏡於紛務。凝神乎山巖之庭。頤真於逸谷之津。於是散髮高岫。經緯我生。暉暉景曜。採吸五靈。遊躡九道。登元澗形。投思絕空。人事無營。閉存三氣。研諸妙精。故能迴日薄之年。反爲童嬰耳。苟事累沙會。交軒塞路。但所守之不能易也。何試校之能停耶。物物相要。觸類與患。天人之眇。豈時漏哉。所司賞於修業。所試在於不日新矣。賈生近以此書來。託向壺壺。可謂有情。然無逝我梁。有似逆詐耳。

七月十六日

此一條又有據書。

省所諮有心哉。子望對山嶺。增懷遠想。欣然稟向。常見此意。夫爲道者。精則可矣。

此後人謬作穢字。不可復識。

疾開散。

此亦似東卿告長史。

爾何以不數看東山。鬱望三秀。徘徊華宇。目擊林水。平彼人往。殆無所復益耳。

凡云三秀者。皆謂三茅山之山頂爲秀。故呼三秀也。

右南嶽夫人與弟子言。

夫言者。性命之全敗也。信者。得失之關鍵也。張良三期。可謂得道而明心矣。

右南嶽夫人與弟子言。

性甚寬仁。而所聞急。而應物速者。更違旨耳。火棗事未宜問也。論火棗事在後。

右九華眞妃言。

右從太元來。凡五條。並楊書。

鸞景落滄浪。騰躍青海津。絳煙亂太陽。羽蓋傾九天。雲輿浮空洞。儵忽風波間。來尋冥中友。相攜侍帝晨。王子協明德。齊首招玉賢。下眇八阿宮。上寢希林顛。漱此紫瓊腴。方知穢塗辛。佳人將安在。勸之乃得親。
七月十八日夕。雲林右英王夫人授詩。此詩與長史兼及據事。

高興希林虛。遐遊無員方。蕭條象數外。有無自冥同。登登德韻和。飄飄步太空。盤桓任波浪。振鈴散風中。內映七道觀。可以得兼忘。何必反覆酬。待此世文通。元心自宜悟。嘿耳必高蹤。
七月二十六日夕。紫微夫人喻作。令與許長史。

絳闕扉廣霄。披丹登景房。紫旗振雲霞。羽晨撫八風。停蓋濯碧谿。採秀月支峯。咀嚙三靈華。吐吸九神芒。椿數無絕紀。協日積童蒙。攜袂明眞館。仰期无上皇。北鈞唱羽人。玉元粲賢衆。云何波浪字。得失爲我鍾。引領囂庭內。開心擬穢衝。習適榮辱域。罕躡希林宮。一靜安足苦。試去視滄浪。

右右英夫人所喻。

右從鸞景來三篇。並有長史寫。

弱喪涸澆。篤靈未盡。倚伏異因。雲梯未抗。雖有懷於進趣。猶未淵於至理矣。君才實天工。以清關。疑浪於

高韻志棲神乎太元期紫庭而步空矣有心洞於飛滯柔翰蔚乎冥契也動合規矩等圓殊方靜和真味吐納與音可謂縱誕德挺良爲欽然矣然穢思不豁鄙吝內固淫念不漸靈池未澄將未得相與論內外之期汎二景之交耳夫失機者貴在能改相釋有情今無妨矣雖整弭羣聽故克和也前塗謂應作此比非一漏緒多端當恆戢密苟清有愆散得隨事失悟言微矣將何以遏之將何以遣之

右七月二十六日夜雲林右英王夫人喻書見與勿答

右一條有長史寫

世珍芬馥交道宗元霄會振衣尋冥疇迴軒風塵際良德映靈暉穎根粲華蔚密言多儻福沖淨尙真貴咸恆當象順攜手同衾帶何爲人事間日焉生患害

七月二十八日夕右英王夫人授書此詩以與許長史

後十二月長史答書云咸恆之喻即是酬此詩也咸恆義出周易

右一篇有長史寫

清響散空神風灑林身超冥衢志詠靈音仁侯其人也欲以裴真人本末示邾者可矣其必克諧不善誘之心亦內彰也裴亦何人哉邾即稽也小名方回裴真人本末即是清靈傳也有謝過及七經之士故令示之

八月七日夕右英王夫人授書令與許長史

右一條楊書又有長史寫

守真一篤者一年使頭不白禿髮更生夫內接兒孫以家業自矜外綜王事朋友之交耳目廣用聲氣雜

役此亦道不專也。行事亦無益矣。夫真才例多隱逸。棲身林嶺之中。遠人間而抱澹。則必櫻顏而元鬢也。玉醴金漿。交梨火棗。此則騰飛之藥。不比於金丹也。仁侯體未真正。穢念盈懷。恐此物輩不肯來也。苟真誠未一道。亦無私也。亦不當試問。

火棗交梨之樹。已生君心中也。心中猶有荆棘相雜。是以二樹不見。不審可剪荆棘。出此樹。單生其實。幾好也。雖云問也。其欲希之近也。當為君問主領者。三年更相問。以卽日始。

丑年此二字長史後益上

八月七日夜。雲林右英王夫人口授。答許長史。

疑心虛形。內觀洞房。抱元念神。專守真一者。則頭髮不白。禿者更軫。軫字亦應是琴未有以百思纏胸。寒熱破

神。營此官務。當此風塵。口言吉凶之會。身凡作顯字者。皆是排音。非顯之顯也。得失之門。衆憂若是。萬慮若此。雖有真心。

固為不篤。抱道不行。握寶不用。而自然望頭不白者。亦希聞也。玉醴金漿。交生神梨。方丈火棗。元火靈芝。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以與人間許長史也。

八月七日夜。紫微王夫人授。答許長史。

右六條有據寫。

擬駕東岑人。停景招隱靜。仁德乘波來。俱會三秀嶺。靈芝信可食。使爾無終永。喻真獻金漿。不待百丈井。

八月十六日夕。清靈真人授。

右一篇有長史寫。

虛和可守。雄蕭蕭可守。雌夫蕭蕭者。單景獨往也。君絳宮中渠。謂應作詔字。能仰飛空同。上上雲元之涯。不道易聞而患不真。書易得而患不行。若專如此。大天之中。盡真仙比肩也。我亦無咎於不能爲者。心不定而欲書。將欲沽之哉。意不往而求真。似欲銜之也。願告。

八月十七日夜。右英王夫人授書。此與許長史。似答心求守雌之真一也。

肇祖植德。華條翁隊。即謂七世祖許肇也。隊字應作壁。頓足懸車。無早晚也。但心堅注真。微密靈機。則可矣。至於高逸長嶺。

寢冥林澤。縱時事之難鄙。遺九親而味神。實美舉也。心苟不專。愆念填胸。雖蹈閩山以遊步。造圓壘以朝冥。然亦必敗也。若必空空。我自當相告。有可動之時也。今且未可議耶。

八月十七日夜。保命仙君小茅口授與許長史。

含仁守慈。發拔幽憂。單心慈誘。棲神靈境者。許長史其人也。所恨在於應物速招。真急耳。夫浩挺虛映。乃可守雌。已求故當能守之。守之蓋易。恐亦宜無不可耶。

八月十八日夜。紫微王夫人授示許長史。

右四條有楊書。

穉奉被番告。頻煩備至。仰銜恩潤。光華彌煥。披覽欣慶。感荷罔極。穉沈滯流俗。豈忘拔迹。輒已誓之中心。思爲階漸。考室東山。棲景林壑。此志必也。此舉決也。方當憑庇靈宗。諮稟神規。若此之心。揆亦鑒之。真一之雌。其道元遠。妙出秘領。穉愆穉未蕩。俗累未拔。胸心滓濁。精誠膚淺。未敢預聞。南真哀矜。去春使經師。

授以方諸洞房步綱之道。八素九真。以漸修行。不敢格。謂應作念字。懈。九真至須幽靜。人事雜錯。患在未專耳。昔人學道。尋師索友。彌積年載。經歷山嶽。無所不至。契關險試。備嘗勞苦。然後授以要訣。穆德薄罪。厚端坐愆室。橫為衆真所見。採錄鑒戒。繼至。啓悟非一。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其行之難。夫人垂恩所賜。自可徐須。此須字長。史自僕。移東山。然後親授。道之來也。不計遲速。恩之隆也。何限早晚。命使願告。敢不上答。謹白。此是史答前右英論雖一事者。據為書之。既被僞更寫。故此本得存焉。

眞誥卷二

運象篇第三

北元中元道君李慶賓之女太保王郎李靈飛之小姝受書爲東宮靈照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

夫人著紫錦衣帶神虎符握流金鈴有兩侍女侍女年可二十許夫人年可十三四許

聞呼一侍女名隱暉侍女皆青綾衣捧赤玉箱二枚青帶束絡之題白玉檢曰太上章一檢曰太上文此記

識檢上文亦同前九曜也

夫人帶青玉色綬如世人帶章囊狀隱章當長五丈許大三四尺許

臨去授作一紙詩畢乃吟歌

雲璫帶天構七氣煥神馮瓊扇啓晨鳴九音絳樞中紫霞興朱門香煙生綠窗四駕舞虎旂青駟擲元空

華蓋隨雲列落鳳控六龍策景五嶽阿三素眇君房適聞臊穢氣萬濁汚我胸臭物薰精神囂塵互相衝

明玉皆摧爛何獨盛德躬高揖苦不早坐地自生蟲

八月二十二日夜靈照夫人授作此詩此長史書作靈照夫人而楊君書多云照靈

臨去吟曰心勿欲亂神勿淫役道易不順災重不逆永喪其眞遂棄我適

復生許家不

我方當復來爾勤之而已

右從北元來八條有長史寫

王子晉父周靈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晉太子也是為王子喬靈王第三女名觀香字乘愛是宋姬子於子

喬為別生妹受子喬飛解脫網之道得去入緜外書作維字氏山中後俱與子喬入陸渾積三十九年觀香道

成受書為紫清宮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真夫人此即中候王夫人也子喬弟兄七人得道五男二女其眉壽是觀香之

同生兄亦得道此似別有眉壽事今不存而據書中有夢見人云我是王眉壽之小妹疑此或當是相答也

右二條有楊書

駕欵敖八虛徊宴東華房阿母延軒觀朗嘯躡靈風我為有待來故乃越滄浪

右英王夫人歌

乘颿遡九天息駕三秀嶺有待徘徊眇無待故嘗淨滄浪奚足勞孰若越元井

右紫微夫人答英歌

寫我金庭館解駕三秀巖夜芝披華鋒明應作星字咀嚼充長饑高唱無逍遙冬興有待歌空同酬靈音無待

將如何

右桐柏山真人歌

朝遊鬱絕山夕偃高暉堂振轡步靈鋒明應作星字無近於滄浪元井三仞際我馬無津梁儵欵九萬間八維

已相望。有待非至無。靈音有所喪。

右清靈真人歌。

龍旂舞太虛。飛輪五岳阿。所在皆逍遙。有感興冥歌。無待愈有待。相遇故得和。滄浪奚足遯。元井不爲多。鬱絕尋步間。俱會四海羅。豈若絕明外。三劫方一過。

右中候夫人歌。

縱酒觀羣惠。儵忽四落周。不覺所以然。實非有待遊。相遇皆歡樂。不遇亦不憂。縱影元空中。兩會自然疇。

右昭靈李夫人歌。

駕欬發西華。無待有待間。或眇五嶽峯。或濯天河津。釋輪尋虛舟。所在皆纏綿。芥子忽萬頃。中有須彌山。小大固無殊。遠近聞一緣。彼作有待來。我作無待親。

右九華安妃歌。

無待太无中。有待太有際。大小同一波。遠近齊一會。鳴絃元霄顛。吟嘯運八氣。奚不酣靈液。眇目娛九裔。有無得元運。二待亦相蓋。

右太虛南嶽真人歌。

偃息東華靜。揚駟運八方。俯眇邱垤間。莫覺五嶽崇。靈阜齊淵泉。大小互相從。長短無少多。大椿須臾終。奚不委天順。縱神任空同。

右方諸青童君歌

控翫扇太虛。八景飛高。清仰浮紫晨。外俯看絕落。冥元心空同。間上下弗流。停無待兩際中。有待無所營。體無則能死。體有則攝生。東賓會高唱。二待奚足爭。命駕玉錦輪。儻鬱仰徘徊。朝遊朱火宮。夕宴夜光池。浮景清震杪。八龍正參差。我作無待遊。有待輒見隨。高會佳人寢。二待互是非。有無非有定。待待各自歸。

右南極紫元夫人歌

按此諸歌詩。並似初降語。而嫌衆真多高唱。上清童、紫元、太虛、未嘗有雜降處。恐或遺失耳。有待之說。並是指右英事。非安妃也。

騰躍雲景轅。浮觀霞上空。霄軒縱橫儻。紫蓋託靈方。朱煙纏旌旄。羽帔扇香風。電嗥猛獸攫。雷吟奮元龍。鈞籟昆庭響。金笙唱神鍾。採芝滄浪阿。掇華八溟岑。朱顏日愈新。劫任方嬰童。養形靜東岑。七神自相通。風塵有憂哀。隕我白髮翁。長冥遺遐歎。恨不早逸蹤。

九月三日月夕雲林王夫人喻作令示許長史

停駕望舒移。迴輪反滄浪。未覩若人遊。偶想安得康。良因俟青春。以敝中懷忘。

右右英吟此再三

龜闕鬱巍巍。墟臺絡月珠。列坐九靈房。叩璫吟太无。玉簫和我神。金醴釋我憂。冥酣東華內。陳鈞千百聲。青君呼我起。折腰希林庭。羽帔扇翠暉。玉佩何鏗零。俱指高晨寢。相期象中冥。

右紫微歌此二篇

超舉步絳霄。飛颯北壘庭。神華映仙臺。圓曜隨風傾。啓暉挹丹元。屏景餐月精。交袂雲林宇。浩軫

還童嬰。蕭蕭寄无宅。是非豈能營。陣上自擾競。安可語養生。

右元壘紫微作。

控晨浮紫烟。八景觀派流。羽童捧瓊漿。玉華饋琳腴。相期白水涯。揚我萎蕤珠。滄房煥東霞。紫造浮絳辰。雙德秉道宗。作鎮眞伯蕃。八臺可眇目。北看乃飛元。清淨雲中視。眇眇臨景遷。吐納洞領秀。藏暉隱東山。久安人事上。日也無虛閒。豈若易翁質。反此孩中顏。

九月六日夕。雲林喻作。與許侯。

解輪太霞上。斂轡造紫邱。手把八空烝。縱身雲中浮。一眇造化剛。再視索高疇。道要旣已足。可以解千憂。求真得眞友。不去復何求。

九月六日夕。紫微夫人喻作。示許長史。并與同學。同學謂鄒方回也。

晨闕太霞構。玉室起霄清。領略三奇觀。浮景翔絕冥。丹華空中有。眞金映育挺。精八風鼓錦被。碧樹曜四靈。華蓋廕蘭暉。紫轡策綠駟。結信通神交。觸類率天誠。何事外象感。須覩瑤玉瓊。

九月九日。雲林右英夫人喻作。

紫空朗明景。元宮帶絳河。濟濟上清房。雲臺煥嵯峨。八輿造朱池。羽蓋傾霄柯。震風迴三辰。金鈴散玉華。七轡絡九垓。晏昞不必家。借問求道子。何事坐塵波。豈能栖東秀。養眞收太和。

九月九日紫微夫人喻作。因許示郗。郗猶是方回也。

二景秀鬱元。霄映朗八方。丹雲浮高晨。逍遙任靈風。鼓翮乘素颿。竦眄瓊臺中。綠蓋入協晨。青鞞擲空同。右揖東林帝。上朝太虛皇。玉賓剖鳳腦。嗽酎飛葉漿。雲鈞迴曲寢。千香何琅琅。錦旌召猛獸。華幡正低昂。香母折腰唱。紫烟排棟梁。總轡高清闕。解駕佳人房。昔運挺未兆。靈化順氣翔。心眇元涯感。年隨積椿崇。形甘垢臭味。動靜失滄浪。我友實不爾。榮辱昨已忘。

九月十八日夜。雲林右英夫人作。喻曰。吾辭訖此。

絳景浮元晨。紫軒乘煙征。仰超綠闕內。俯眇朱火城。東霞啓廣暉。神光煥七靈。翳映汎三燭。流任自齊冥。風纏空洞宇。香音觸節生。手攜熾謂塵作女舞。併衿匏瓜庭。左徊青羽旗。華蓋隨雲傾。晏寢九度表。是非不我營。抱真栖太寂。金姿愈日嬰。豈似愆穢中。慘慘無聊生。

九月二十五日夜。雲林右英夫人授作。

三轡抗紫軒。傾雲東林阿。

右英吟此道。

右從騰躍來。凡十三篇。並有楊書。又雜有掾寫。

遺滯恹賴窮行德。不亦甚佳乎。不患德之不報。所患種福之不多耳。此一行則似乎福田也。萬事云云。盡可觀頌矣。

十二月三日。雲林右英夫人告。

右一條有楊書。又有一本小異。

穆惶恐言。仁愛之至。猥惠新詩。雲藻綺絡。金聲玉粲。誠翰林之奇秀。華錦之盛肆也。義類淵微。仰覽無射。珮之丹心。奉以周旋。功德淺陋。冥報已重。福田之喻。敢不自勵。憑託徽猷。情若山海。動靜啓悟。望垂矜錄。許穆惶恐言。

詣雲林右英夫人机前。

此即答道滯恹書也。有自起草存。

青童大君常吟詠曰。欲殖滅度根。當拔生死栽。沈吟墮九泉。但坐惜形骸。

太虛真人常吟詠曰。觀神載形時。亦如車從馬。車敗馬奔亡。牽連一時假。哀世莫識此。但是惜風火。種罪天網上。受毒地獄下。

西城真人王君常吟詠曰。神爲度形舟。薄岸當別去。形非神常宅。神非常常載。徘徊生死輪。但苦心猶豫。小有真人王君常吟詠曰。失道從死津。三魂迷生道。生生日已遠。死死日已早。悲哉苦痛容。根華已顛倒。起就零落生。焉知反枯老。

以去月秋分日。於瑤臺大會。四君各吟此言。以和元鈞廣韶之弦聲也。十月廿云去月。如似是九月。而秋分必在八月。則去月自爲通呼耳。

十月十五日。右英夫人說此令疏。

右五條有椽書。

四格曜明空。朱軒飛靈邱。玉蓋蔭七景。鼓翮霄上浮。九音朗紫空。玉璫洞太无。冥詠三辰宮。唱嘯呼我儔。不覺春已來。豈知二景流。佳人雖兼忘。而未放百憂。長林真可靜。巖中多自娛。

十月十七日。雲林夫人作。與許侯。

左把玉華蓋。飛景躡七元。三辰煥紫暉。竦眄撫明真。變踊期須臾。四面皆已神。靈發無涯際。勲思上清文。何事生橫涂。令爾感不專。烏禁反。此應作暗。烏賀反。此應作暗。言其速也。失去機。不覺年歲分。

十月十八日。紫微夫人作。

右二篇有楊書。

北登元真闕。攜手結高羅。香煙散八景。元風鼓絳波。仰超琅園津。俯眄霄陵阿。玉簫雲上唱。鳳鳴洞九遐。乘氣浮太空。曷為躡山河。金節命羽靈。徵兵折萬魔。齊挹二晨暉。千椿方嬰牙。喪真投兢室。不解可柰何。仰眄太霞宮。金閣曜紫清。華房映太素。四軒皆朱瓊。擲輪空同津。總轡儼綠鞵。玉華飛雲蓋。西妃運錦旌。翻然濁塵涯。儵忽佳人庭。宿感應期降。所招已在冥。乘風奏霄晨。共酣丹琳器。公侯徒眇眇。安知真人靈。右二篇。十月二十日授。亦應是右英。喻長史也。

右二篇有楊書。

車馬雖重為路人所略。推分任運。有以招之。不必忝也。杯子誠小。還為童史所偷。故疾而惜之。今冥鑒即。蓋所以懼惡。而善者別矣。今雖嘿然不言。小人足知靈驗。有訓在其中。非直區區若此小小而不能坦。

也謹白

呈雲林右英夫人

十一月十九日此所答右英授事。事今存。

穆惶恐言沈染鄙俗。流浪塵昧。罪與年長。愆隨日積。幸遭元運。靈啓其會。披散氛霧。朗然達觀。真靈清秀。並垂戒悟。猥辱文翰。華藻成林。金聲玉振。規矩有章。父子凡微。無以堪荷。夙興策勵。不敢怠惰。願願傾注。言不自暢。穆惶恐言。此亦是答右英詩。不審的是何詩。亦似不存。

右二條長史自書本

靈谷秀瀾榮。藏身栖巖京。被褐均袞龍。帶素齊玉鳴。形鑿幽遼巖。擲神太霞庭。霄上有陸賢。空中有真聲。抑我曲晨飛。案此綠軒輶。下觀八度內。俯歎風塵縈。解脫遺波浪。登此眇眇身。擾兢三津竭。奔馳割爾齡。

十二月一日夜南嶽夫人作與許長史

飛輪高晨臺。控轡元壘隅。手攜紫皇杖。儵歛八風驅。玉華翼綠幃。青霜扇翠裾。冠軒煥崔嵬。珮玲帶月珠。薄入風塵中。塞鼻逃雷塗。臭腥彫我氣。百病令心殂。何不颺然起。蕭蕭步太虛。

十二月一日夜方丈左臺昭靈李夫人作與許玉斧

清晨揖絳霞。總氣霄上游。徊輶躡曲波。遂觀世人憂。辭旨蔚然起。不散三秀峒。何若巡元鄉。撫瓊爲爾娛。君安有有際。我願有中無。

右英作此。

駕景遊賢良，促轡東園下。

右英吟此道。

咀嚼元句，柔香蔚暢，曲夾適宜，辭喻探朗，欽欽之詠，有由然也。元宗以安，我其會矣。

十二月十四日，雲林夫人作與長史。此所答長史之詩，詩今不存。

右五篇有楊書。

該清道難，通幽妙達，許侯其人也。方將曜靈方邱，騰躍暉霞，身飛九天，作則羣真，師傅金闕，撫極種人，其德仁以融，其教整以和，可謂天秀標韻，為後民之圓匠也。斧子乃潛晨密煥，秀霄空上，託心元宅，神栖八領，心標寂刃，歸形太初，志割姻親於內外，寄幽會於隱觀矣。雖自思入庇重軸，穎翳雲暉，故叛父也。若父愚可也，交當同編雲札，列名靈簡，運會相遇，何以陳之耶。昔薛旅字季和，往學真道於種山北阿，經七試而不過，即長里薛公之弟也。不過者，由淫妖失位，忝鄙內滯，石性不迴，致敗其試耳。然其人好慈和篤，又心愛嘯音鳳響及元絃之彈，是故虛唱凝神，徹聲感魂，神不遂落，由好嘯唱，願鳳鳴之故矣。長里先生，燕代人，周武王時人也。先生比乞之於太上，太上故使生繫謂應作繼字肇阿之陰運，致欲其該微，釋滯於染練。新暉速升虛之超，長里君之願也。若由謂應作猶字愆波不激，淫忝由謂應作愈字出，雖百過試之，故亦昔之薛旅耶。師宗相期，拂飾盡性，苟能其事，我亦罕勞。賢者之舉，此復宜詳，密告由來，宿命之始，想有已應作以悟。

之心曷曾不爾乎此則本鄉之風氣首邱之內感也苟能信之君其諧矣如其雍雍字送秉欲丹絳不暢靈人攜手而空反高友斂袂而迴晏神氣不眇其宅寂通不鼓其目命矣夫固可悲耶長里之弟本燕代人故此稱其俗

十二月十六日夜右英告

右二篇有楊書

太元真人

雲林右英王夫人

南嶽紫虛元君

九華真妃

清靈真人

紫陽真人

桐柏真人

昭靈李夫人

右八人

十二月十七日夜

方諸宮東華上房靈妃歌曲

紫桂植瑤園。朱華聲悽悽。月宮生藥淵。日中有瓊池。左拔員靈曜。右掣丹霞暉。流金煥絳庭。八景絕煙迴。綠蓋浮明朝。控節命太微。鳳精童華顏。琳腴充長肌。控晨揖太素。乘欬翊玉墀。吐納六靈氣。玉嬪把巾隨。彈璫南雲扇。香風鼓錦披。叩商百獸舞。六天攝神威。僚欵億萬椿。齡紀鬱巍巍。小鮮未烹鼎。言我巖下悲。

按楊君記云。東方赤氣中有言曰。小鮮未烹鼎。言我巖下悲。當以此事諧啓司命。故答稱此詩。仍及後篇也。

太微元清左夫人北渚宮中歌曲

鬱藹非真虛。太无爲我館。元公豈有懷。縈蒙孤所難。落鳳控紫霞。矯轡登晨岸。寂寂無濠涯。暉暉空中觀。隱芝秀鳳邱。逡巡瑤林畔。龍胎嬰爾形。八瓊迴素旦。琅華繁玉宮。綺葩凌巖粲。鵬扇絕億領。撫翮扶霄翰。西庭命長歌。雲璫乘虛彈。八風纏綠字。藁煙豁然散。靈童擲流金。太微啓壁案。三元起折腰。紫皇揮袂讚。朗朗扇景曜。曄曄長庚煥。超駟竦明刃。下盼使我惋。願哀地仙輩。何爲栖林澗。

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真人司命君書出此詩。云是青童宮中內房曲。恆吟讚此和神。

其夜衆真降集。唯有此書存。餘

悉不顯。後丁卯年論擬分事。亦是十二月十七日。恐偶同耳。此前一事。不應是卯年也。

右三條有楊書

元元卽排起注之曰。

故元元以八風爲關籥。天地爲隄防。四海爲壑盎。九州爲糝糠。積之以萬殊。烝之以陰陽。其陶鑄也充隆。炊累剛柔清濁。象類不同。呼吸吐合。恭伯榮注之曰。

九絕獸神禽也。在乎羣猛之中。猾狡乎激奇之際。千年不足極其變。萬殊不足適其內。日月不足照其眉。

八澤不足遊其足。清雲爲卑。九垓爲淺。八紘爲小。四極爲近。變動無常。恆入之芥子之內。玉晨之玉寶。太

微之威神矣。此二條是釋神虎隱文中語。不知何真所告。又無日月。是兩手同書。

君惶恐言仁德流映高廡彌綸。每貽翰音。思速繿繿。旨諭有成。恆之順。宗期則元霄之會。雖欽願榮崇。欣

想靈詰。竊懼熠燿之近暉。不可參二景之遠麗。譬彼之小宿。難以廁七元之靈觀。尊卑殊方。高下異位。俯

仰自失。罔知所據。凡善誘者。勤其切磋。忠愛者。憂其怠惰。大易所以乾乾。仲尼所以發歎於不倦者也。自

奉教以來。洗心自勵。沐浴思新。其勸獎也。標明得道之妙致。其檢戒也。陳宿命之本迹。淫舛所以喪基。鄙

滯所以伐德。雖盧醫之貢針艾。扁鵲之獻藥石。無以喻也。子張存聖教於紳帶。西董佩章紘以自矯。蓋以

外戒內。以義規心。仰銜清訓。謹書之丹懷。藏之六腑。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庶五難解凍於爐門。七試颯靜

於淵谷。方將逍遙東山。考室龍林。靈擗蕭蕭。邱園冲深。庭延雲駕之奇友。堂列羽服之上真。句金錫五芝

之寶。滄浪施長年之珍。期實夙夜之乃願。信誓不敢誣於神明者也。唯少鑒之。君惶恐言。此長史答右英前

詩世珍秀腹交者。并隨前書論。禱放事。猶恐是十二月中。七月二十八日喻。

真 譜 卷三

右此一篇長史令乙寫。

真誥卷四

運象篇第四

仙道寂寂。尋之亦使人不勸也。況復求之於無涯耶。假令東山忽有石髓磐結。紫芝映林。夜光煥燭。燕胎曜峯。靈津肆顯。衆真羅吟。人人往者。皆得掇元華而揖玉腴。對天仙以散想也。將必相與把臂太虛。駕絡慶雲矣。未審子當力赴此二日。暫遊山澤。不將故以官私自切。不獲一果耶。今之所以爲懈難者。蓋闡推於有無之間耳。以無期我。我亦無也。空中有真子。不覩之。不可謂罕彷彿矣。所望在於不褻裳耳。二日可不果何時能屈駕看金陵乎。

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定錄君告許侯。

豈能割目前之近滯。慕難成之遠功耶。若故棲情邱林。憑託京畿者。觀金陵以偶想。將任意於吾子。勿謂我無方從。無以鑒矣。心單則試不眇。神苦則教不生。賢者之舉。可不察耶。

保命君告。

右二條楊書。斯告實至言矣。

奉十一月二十九日告。得道者以其能排却衆累。直面而進。於是百度自淨。衆務雲散。該其優者不足爲勞。披于艱者可以表心。正月中必有龜山客來東山。至時渠。此應作詎字。可不一力赴乎。奉覽高命。欣然無量。

始入此月。公私艱掇。未獲從心。命使此本是個字。後人改作命使。到京。往反計日。還便沐浴躬詣朝拜。不失此月。若吉

日未過。願垂告敕。又告賢者之舉。復宜詳之。昔未受上道之前。有欲索側人意。有稱說堪陶獎者。受隱書

之後。此計都冥也。此下有兩字被謄。又齊行剪去。後似復更有語。此論賢者之舉。似仍是前書上紙。而復酬十一月二十九日告。此告今不存。前十一月二十九日告語不同。又云正月龜山客來事。如此復酬後定錄告。

亦可。是右英書中兼有此語。耳。記不具存。難用顯證。

右二篇長史自書本。

令勸者勸其事。就其元微耳。慎者亦觸類而作也。學道之難。不可書矣。有恥鄙之心者。於道亦遠乎。灌秉然後可貴耳。賢者之舉。自更始爾。今且當內忘。

右紫微夫人道此言。此是紫微見長史答右英道賢者之舉事。故復酬此語也。長史婦亡後。更欲納妾而修七元。家事最是所禁。故屢有及之。

手筆何其落落。盧醫之喻。復有章紘之功。解凍爐門。其旨乃佳。當實心在此濟矣。

定錄告。此事中君見長史答右英書。復賞讀之也。

心已至也。不復須詣山也。每空懷以向真。單誠以汎道者。雖欲不教。其可得乎。瞻赴山澤。乃更餘事耳。要都無懷者。實使人悵然。今可停也。

十二月一日夜。定錄告許侯。等此語。復似酬到京不得來事。事相關涉不可領。

正月二十七日。將不能暨詣。欲營宅處耶。龜山真人似當其日來。未真至齋者。自可無彷彿。且欲令彼見我乎。

正月十四日保命告。案此告極似前所疑事。所以翻覆難解也。從此正月起至後。並是入丙寅年中事。

右五條有楊書。

鬱景登霄晨。遊宴滄浪宮。綵雲繞丹霞。靈藹散八空。上真吟瓊室。高仙歌琳房。九鳳唱朱籟。虛節錯羽鐘。交栖金庭內。結我冥中朋。俱搥玉醴津。儵歛已嬰童。云何當路蹲。愆痾隨日崇。

二月九日夜雲林作。

晨遊太素宮。控輶觀玉河。夕宴鬱絕宇。朝採圓景華。彈璈北寒臺。七靈暉紫霞。濟濟高仙舉。紛紛塵中羅。盤桓蕭藹內。愆累不當多。

二月十六日右英作。

元清眇眇觀。落景出東溟。願得絕塵友。蕭蕭罕世營。

吟此再三。

右三篇有楊書。

靈人隱元峯。真神輶雲采。元唱非無期。妙應自有待。豈謂虛空寂。至韻故常在。攜襟登羽宮。同宴廣寒裏。借問朋人誰。所存唯玉子。卓雲虛之駿。抗翮於空同之上。斯人矣。豈不長揖南面。永謝千乘乎。紫微詩及詠此。

駕風騁雲駟。晨登太淳邱。絳津連岑振。清波鼓浚流。步空觀九緯。八剛皆已遊。暨宴三金秀。來觀建志儔。

懃懈不相淹。是以積百憂。

二月三十日夜。右英作。

褰裳濟綠河。遂見扶桑公。高會太林墟。寢宴元華宮。信道苟淳篤。何不栖東峯。

紫微夫人歌此。

陵波越滄浪。忽然造金山。四顧終日遊。罕我雲中人。

右英吟此。

控景始暉津。飛颺登上清。雲臺鬱峨峨。閭闔秀玉城。晨風鼓丹霞。朱烟灑金庭。綠蘂粲元峯。紫華巖下生。慶雲纏丹爐。練玉飛八瓊。晏昞廣寒宮。萬椿愈童嬰。龍旂啓靈電。虎旗徵朱兵。高真迴九曜。洞觀均潛明。誰能步幽道。尋我無窮齡。

紫微夫人作。

紫闕構虛上。元館衝絕颺。琳琅敷靈囿。華生結瓊瑤。聘耕滄浪津。八風激雲韶。披羽扇北翳。握節鳴金簫。鳳籟和千鍾。西童歌晨朝。心豁虛無外。神襟何朗寥。迴儻太空嶺。六氣運重幽。我塗豈能尋。使爾不終彫。

右英夫人作。

翳藹紫微館。鬱臺散景颺。鸞唱華蓋間。鳳鈞導龍輶。八狼攜絳旌。素虎吹角簫。雲勃寫靈宮。來適塵中翳。解轡佳人寢。同烝自相招。尋宗須臾頃。萬齡乃一朝。椿期會足衰。劫往豈足遼。真真乃相目。莫令心徂彫。

虛刃揮至空鄙滯五神愁。

右紫微作。

朝啓東晨暉。飛駟越滄淵。山波振青涯。八風扇元烟。迴眇易遷房。有懷真感人。三金可遊盤。東岑宜永甄。紛紛當途中。孰能步生津。飄飄八霞嶺。徘徊飛晨蓋。紫駟騰太空。矚眇九虛外。玉簫激景雲。靈烟絕幽。高仙宴太真。清唱無涯際。去來山岳庭。何事有待邁。

四月十四日紫微夫人作。

元波振滄濤。洪津鼓萬流。駕景眇六虛。思與佳人遊。妙唱不我對。清音與誰投。雲中聘瓊輪。何爲塵中趨。

右同夕右英夫人吟歌此曲。

松柏生元嶺。鬱爲寒林桀。紫葩盛嚴冰。未肯懼白雪。亂世幽重岫。巡生道常潔。飛此逸轡輪。投彼遐人轍。公侯可去來。何爲不能絕。

右右英作。

神玉麗靈津。七元煥神扉。靈遷方寸裏。一躍登太微。妙音乘和唱。高會亦有機。齊此天人眇。協彼晨景飛。總轡六合外。寧有傾與危。

四月二十三日夜紫微夫人作。

元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晨。蘭風扇綠輶。上真宴瓊臺。邈爲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穎翹。

玩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遑。人事胡可豫。使爾形氣銷。

四月二十七日夜。南嶽夫人作。

右十二篇有楊書。又雜掾寫。

清淨願東山。蔭景栖靈穴。悄悄閑庭虛。翳蒼青林密。圓曜映南軒。朱鳳扇幽室。拱袂閑房內。相期啓妙術。寥朗遠想元。蕭條神心逸。

閏月三日夜。右英作。示許長史。案晉歷。丙寅年閏四月也。

右有楊書。又掾寫。

縱心空同津。總轡策朱駟。佳人來何遲。道德何時成。吟此道。

有心許斧子。言當採五芝。芝草不必得。汝亦不能來。汝來當可得。芝草與汝食。此兩得及來。並戲作吳音。

右二篇有楊書。

八塗會無宗。乘運觀囂羅。化浮塵中際。解衿有道家。騁烟忽未傾。攜真造靈阿。虛景盤瓊軒。元鈞作鳳歌。適路無軌滯。神音儼雲波。齊德秀玉京。何用世間多。

授書畢。又吟良久。而復授令書此詩。似不與書上相連也。

坦夷觀天真。去累縱衆情。體寂廢機駟。崇有則攝生。焉得齊物子。委運任所經。

右中候夫人作。

薄宴塵飈領代謝綠還歸。奚識靈劫期。願晒令人悲。

紫微夫人作。

右三篇有掾書。

林振須類感。雲蔚待龍吟。元數自相求。觸節皆有音。飛駟出西華。總轡忽來尋。八遐非無娛。同詠理自欽。悼此四羅內。百憂常在心。俱遊北寒臺。神風開爾襟。

六月二十三日夜。南極夫人作。

登駟發東華。扇欬儻太元。飛轡騰九萬。八落亦已均。暨晒山水際。窈窕靈岳間。同風自齊氣。道合理亦親。龍芝永遐齡。內觀攝天真。東岑△謂應作岑字。可長淨。何為物所纏。

六月二十三日夜。中候夫人作。

右二篇有楊書。又掾寫。

五月十二日。中君喻書。此九字題卷外。從此後並似是丁卯年中授書。此事皆論三許挺分也。

阿映遂能絕志山林。勲心道味。淨神注精。研澄虛鏡。元淳獨冥。子栖偶真。乃翁道遠之疇匹。姜伯真之徒也。服烝挹液。卒獲其益。亦至事也。昔又入在臨海赤山中。赤山一名燒山。遇良友王世龍。趙道元。傅太初者。此數子始以晉建興元年。渡江入東山中學道耳。並與相見。數人之業。皆勝於映矣。映遂師世龍。授解

東之道。修反行之法。服玉液。朝腦精。二三年中。面有光華。還顏反少。極爲成道。但恨其所稟不饒。不得高品之通耳。於是司命敕吾舉之。使奏聞上宮。移名東方諸署爲地仙。時三官都禁。左郎遣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虎來於赤山中。卽欲執之以去。且詰其罪狀。吾時禁牙。謂應作訝字又乃馳啓司命。司命卽遣中

侯李遵。握火鈴而來。呵攝之。於是魴及白虎乃走去耳。李遵未來之時。映懼怖失膽。亦喪氣矣。亦賴龔幼

節李開林。助映爲答對。亦幾至敗也。自無此二人。及其師王世龍。亦早惡矣。魴詰。謂應作詰字之亦有實。映答

對亦可。可三官出丹簡罪簿。各執一通而問映云。夫欲學道。慕生上隸真人。元心栖逸。恭誠高靈者。當得

世功相及。禍惡不遘。陰德流根。仁心上逮。乃可步真索仙。度名青府耳。云何父手殺謝弓。且亂逆三光。又

許朝斬李瑀之頭。以代蔡扶之級。又走斬射潘荼等。支解鈴下曹表等。水沈湯雲之尸。火燒徐昂之骸。統

殺桓整。劊割振噲。酷害虐暴。刑攬。謂應作濫字四十有三。張皇訟冤。事在天帝。禍戾山積。善功無一。又汝本屬

事帛家之道。血食生民。逋愆宿責。列在三官。而越幸網脫。奉隸真氣。父子一家。各事師主。同生乖戾。不共

祭酒。罪咎之大。陰考方加。有如此積罪。亦無仙者。當可得欺太上之曹。使汝得名刊不死之紫錄耶。汝其

無對者。有司必執也。映自強長嘯。振褐撫髮。爾乃整氣扉口。叱咤而答曰。大道不親。唯善是與。天地無心。

隨德乃矜。是以坂泉流血。無遠龍髯之舉。三苗丹野逐。謂應作逐字鹿絳草。豈妨大聖靈化。高通上達耶。吾七

世父許子阿者。積仁著德。陰和鳥獸。遇凶荒之年。人民飢饉。加之疫癘。百遺一口。阿乃施散家財。拯其衆

生。如失其親。救人之患。如己之疾。已死之命。懸於阿手。窮垂之身。撫之如

子度脫凶年賴阿而全者四百八人仁德不隲謂應作聖字後當鍾我等是以功書上帝德刊靈閣使我祖根

流宗澤。磨光後緒。故使垂條結華。生而好仙。應得度世者五人。登升者三人。錄名太上策簡青宮。豈是爾輩所可豫乎。言畢。魴等豁然而笑。遵至而去矣。此意雖復是世龍之助。吾亦壯其辭也。於是即得度名東宮。當爲仙之中者。然其身中自宿有陰罪未了處。已日就補復。解謝太上。行當受書署者也。蓋爾不復受考於三官。已定名於不死之錄矣。今已移在竹葉山中。或名此山爲蓋竹山。山之東面兩隴。西上其中有石井橋。橋之北小道直入其間。有六叢杉樹。樹之左右三百步。有小石深室。室前有流泉水映。與三人共止其中。此辰年當自慙出還人食詭。亦欲慙還鄉里山之近處。令其家兄弟見之者也。臨時自當令其弟知之所在。乃又寄謝令弟子勲之。若欲至竹葉山索映。亦即得相見。竹葉山東上石橋。橋之北小道甚徑。曷勿從南山上。山南道絕險。竹葉山中仙人陳仲林。許道居。尹林子。趙叔道。此四人並以漢末來入此山。叔道已得爲下真人。仲林大試適過。行復去此。是竹葉山中舊仙人也。其王世龍。趙道元。傅太初。許映。或名遠遊。適來四年耳。

右從五月十二日至此。並楊書受旨本。

納納長者。蔚蔚內明。撥於昔累。非復故形。變屬深鍊。得道之情。和挹神心。仰秀雲靈。傾觀晨景。德音蘭馨。方及十載。季瑋謂應作儉字舉名。每事助焉。勿復不精。

太和二年歲在丁卯。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真人司命君告穆。到丙子年爲十年矣。時當七十二也。到

亥子年神化變鍊子年始餘十年

蕭條斧子和心凝靜道炁雖妙乘之亦整澄形丹空擢擲霄領其神以暉其光將穎實侍辰謂顯作辰字之高

舉谷子之羅鼎此古鼎字可謂秀落衆望縈淳之仙才又當勲進德修業淡然虛曠

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真人司命君告玉斧祖司徒府辟掾不赴隱在本縣茅山五年此十六字榮弟後所注其公府辟似妄也

淵奇體道解幽達精虛中受物柔德順貞慈寬博採聞道必行逍遙飛步啓誠坦平策龍上造浮烟三清

實真仙之領帥友長里之先生必當封牧種邑守伯仙京傳佐上德列書絳名

右說道許長史所得限分爾時護軍長史此六字亦榮弟所注

璋灼清暉潛光翳真二景落鋒飛霞流纏於焉玉子採此雙辰遂開上道允得妙門儀璘洞煥玉標元金

登名五宮懸書七元寔迭域之併羅爲上清之卿君是子內和感虛託真情專之所致亦南人雲軫之必

駕三元景輦之攜遊也此云迭域即谷希子也與前司命所答谷子之羅鼎事同

右說逾許玉斧所得之分此前後二右字下說字出長史書云右清靈真人說云云而楊君書無此四字當是子時楊向長史口道是我君也

此是道成勲至受書之時初所舉定目之名也亦得道齋詣之分限矣特而替者得來必無從矣當共真

此

右五條有楊書長史寫兩本

右五條有楊書長史寫兩本

六年殆觀我於東華矣。既適潛暢。莫覺不真。許子卽是據也。按張保師爲鎮南將軍。建安二十一年亡。葬鄴東。後尾覆面。大笑咤又亡。仍更殯葬其外。書事迹略如此。未審夜解當用何法。依如許據。似非劍杖也。四十四年。至魏甘露四年。遇水棺開。見尸如生。出著牀上。因舉塵

右英告白。自古及今。死生有津。顯默異會。藏往滅智。與世同之者。皆得道之行也。若夫瓊丹一御。九華三飛。雲液晨酣。流黃徘徊。仰咽金漿。咀嚼玉蕤者。立便控景登空。元升太微也。自世事乖元。斯業未就。便當暫履太陰。潛生冥鄉。外身棄質。養胎虛宅。陶氣絕籥。受精元漠。故改容於三陰之館。童顏於九鍊之戶。然後知神仙爲奇。死而不亡。去來之事。理之深也。

南人告云。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迹。道之隱也。或有再酣瓊精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戶。仇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白里。黃帝火九鼎於荆山。尙有橋領之墓。季主服雲散以潛升。猶顛足異處。墨秋咽虹丹以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剪韭以入清冷之淵。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諸如此比。不可勝記。微乎得道。趣舍之迹無常矣。南人卽南真人也。此諸仙人出諸傳記。而事迹有參差不同者。

保命又云。既適潛暢。莫覺不真。如此之指。非真尸也。

右四條有長史書

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皆尸解也。視足不青。皮不皺者。亦尸解也。要目光不毀。無異生人。亦尸解也。頭髮盡脫而失形骨者。皆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之例也。

右一條甲手書寫

若其人斃死適太陰。權過三官者。肉既灰爛。血沈脈散者。而猶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三元權息。太神內閑。或三十年二十年。或十年三年。隨意而出。當生之時。卽更收血育肉。生津成液。復質成形。乃勝於昔未死之容也。真人鍊形於太陰。易貌於三官者。此之謂也。天帝曰。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真人。趙子成死後五六年。後人晚山行。見此死尸在石室中。肉朽骨在。又見腹中五藏。自生如故。液血纏裹於內。紫包結絡於外。夫得道之士。斃遊於太陰者。太乙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

右三條是長史抄寫九真經後服五石腴事。

其用他藥得尸解。非是用靈丸之化者。皆不得反故鄉。三官執之也。有死而更生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

旁出者。有未斂而失尸骸者。有人形猶在。而無復骨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髮脫而失形者。白日去謂之上尸解。夜半去謂之下尸解。向曉向暮之際。而謂之地下主者也。

右一條是掾抄寫劍經後論尸解事。

真誥卷五

甄命授第一

道授。

此有長史據各寫一本。題目如此。不知當是道家舊書。為降楊時說。其事皆悉與真經相符。疑應是裴君所授。所以爾者。按說實神經云道日。此後云我之所師。南岳赤松子。又房中之事。惟裴君少時受行耳。真誥中有吾昔常

恨此。賴解之早耳。此語亦似是清靈言故也。

君曰。道者混然。是生元炁。元炁成。然後有太極。太極則天地之父母。道之奧也。故道

有大歸。是為素真。故非道無以成真。非真無以成道。道不成。其素安可見乎。是以為大歸也。見而謂之妙

成而謂之道。用而謂之性。性與道之體。體好至道。道使之然也。

此說人體自然與道炁合。所以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今以道教使性成真。則同於

矣。

君曰。太上者。道之子孫。審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為上清真人。為老君之師。

此即謂太上高聖玉晨大道君也。為大極左真人中央黃老君之師。

君曰。老君者。太上之弟子也。年七歲而知長生之要。是以為太極真人。

君曰。太極有四真人。老君處其左。佩神虎之符。帶流金之鈴。執紫毛之節。巾金精之巾。行則扶華晨蓋。乘

三素之雲。此二條事出九真中經。即是論中央黃老君也。黃老為太虛真人。南岳赤君之師。裴既師赤君。所以崇其本始而陳其德位也。

君曰。道有八素真經。太上之隱書也。在世。

君曰。道有九真中經。老君之祕言也。在世。

君曰。道有太清上經。變化七十四方。

君曰道有除六天之文。三天正法。在世。

君曰道有黃氣陽精。藏天隱月。

君曰道有三元布經。道真之圖。

君曰道有黃素神方。四十四訣。

君曰道有黃書赤界。長生之要。長史書本杜家。剪除此一行。

君曰道有赤丹金精。石景水母。

君曰道有青嬰紫書。金根衆文。

君曰道有玉清真訣。三九素語。

君曰道有石精金光。藏景錄形。在世。

君曰道有丹景道精。隱地八術。

君曰道有白簡素籙。得道之名。

君曰道有紫度炎光。夜照神燭。

君曰此皆道之經也。黃書。杜家驢。易此字為經方。

經。涓子所說黃赤內真者。非今世中天師所演也。

世多有者。然亦是祕道之事矣。天師取其名而布其化。事皆大略。猶同日每增廣其法耳。此所云黃書赤界三一

君曰仙道有飛步七元。天綱之經。在世。

君曰。仙道有七變神法。七轉之經。

君曰。仙道有大洞真經三十九篇。在世。

君曰。仙道有大丹隱書八稟十決。

君曰。仙道有天關三圖。七星移度。

君曰。仙道有九丹變化。胎精中記。

君曰。仙道有九赤班符。封山墜海。

君曰。仙道有金液神丹。太極隱芝。

君曰。仙道有五行祕符。呼魂召魄。

君曰。仙道有曲素決辭。以招六天之鬼。在世。

君曰。仙道有黃水月華。服之化而爲月。

君曰。仙道有徊水玉精。服之化而爲日。

君曰。仙道有銀剛樹子。服之化而爲雲。

君曰。仙道有水陽青映。服之化而爲石。

君曰。仙道有赤樹白子。服之化而爲玉。

君曰。仙道有絳樹青實。服之化爲黃金。

君曰。仙道有琅玕華丹。服之化爲飛龍。

右此十七條。在靈寶紫文中。並琅玕丹之所變化也。

君曰。仙道有九轉神丹。服之化爲白鶴。右在茅司命傳中。

君曰。仙道有天皇象符。以合元炁。亦在紫文中。

君曰。仙道有白羽紫蓋。以遊五岳。

君曰。仙道有三皇內文。以召天地神靈。右世中雖有。而非真本。

君曰。仙道有玉珮金鐺。以登太極。

君曰。仙道有神虎之符。以威六天。

君曰。仙道有流金之鈴。以攝鬼神。

君曰。仙道有素奏丹符。以召六甲。

君曰。仙道有金真玉光。以映天下。

君曰。仙道有八景之輿。以遊行上清。

君曰。仙道有飛行之羽。以超虛躡空。

君曰。仙道有紫繡毛氍。丹青飛裙。

君曰。仙道有白羽黑翮。以翔八方。

君曰。仙道有翠羽華衣。金鈴青帶。

君曰。仙道有曲晨飛蓋。御之體自飛。在劍經中。

君曰。仙道有三十七種色之節。以給仙人。

君曰。仙道之妙。皆有方也。能盡此道。便為九宮真人。不但登仙而已。然道之多方各備。則可知矣。此蓋能為盡一條之道。

使得九宮真人。若各各備具。則為太極真人矣。

君曰。今子既至心學道。當以道授子耳。然學者皆有師。我之所師。南岳松子。松子為太虛真人。左仙公。谷

希子為右仙公。昔太上以德教老子。以得道。松子以道授於我。以得仙。我之得道於松子。今子欲學道。彼

必試子。試而不過。是我之恥也。今既語子以得道之方。又語汝以試觀之法。於此試而不過者。亦子之愚

也。夫欲試之人。皆意之所不悟。情之所不及者。而為之子。慎之哉。

君曰。仙道十二試。皆過而授此經。此十二事大試也。皆太極真人臨見之。可不慎哉。

君曰。昔中山劉偉道。學仙在嶠冢山。積十二年。仙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一白髮懸之。使偉道臥其下。偉

道顏無變色。心安體悅。臥在其下。積十二年。仙人數試之。無所不至。已皆語之。遂賜其神丹。而白日昇天。

此應是漢時人。

君曰。昔青烏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

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太極道君以為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為真人。況俗意哉。青烏公。似是彭祖弟子也。

君曰。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無英守素。真人之經。其讀之者。無不乘雲駕龍。昔中央黃老君。隱秘此經。世不知之也。子若知之。祕而勿傳。又昔周君兄弟三人。並少而好道。在於常山中。積九十七年。精思無所不感。忽然見老公。頭首皓白。三人知是大神。乃叩頭流血。涕淚交連。悲喜自搏。就之請道。公乃出素書七卷。以與誦之。兄弟三人。俱精讀之。奄有一白鹿。在山邊。二弟放書觀之。周君讀之不廢。二弟還。周君多其弟七過。其二弟內意。或云仙人化作白鹿。呼周視之。周君不應。周君誦之萬過。二弟誦得九千七百三十三過。周君翻然飛仙。二弟取書誦之。石室忽有石爆成火。燒去書。二人遂不得仙。今猶在常山中。陸行五嶽也。子慎之哉。

君曰。昔在莊伯微。漢時人也。少時好長生道。常以日入時。正西北向。閉目握固。想見崑崙。積二十一年。後服食入中山學道。猶存此法。當復十許年。後閉目。乃奄見崑崙。存之不止。遂見仙人。授以金杓之方。遂以得道。猶是精感道應。使之然也。非此術之妙也。

君曰。真人隱其道妙。而露其醜形。或衣敗身悴。狀如癡人。人欲學道。作此試人。卒不可識也。不識則爲試。不過汝恆當慎此也。

昔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畫地戲。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到復是隱言也。時人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之。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王母。

君曰。昔有傅先生者。其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便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爲南嶽真人。此有志之士也。子其識之。若有此試。慎勿言不能也。

君曰。昔有黃觀子者。亦少好道。家奉佛道。朝朝拜叩頭。求乞長生。如此積四十九年。後遂服食入焦山。太極真人百四十事試之。皆過。遂服金丹。而詠太洞真經。今補仙宮。爲太極左仙卿。有至志者也。非佛所能致。是其中寸定矣。此說與傅含真奉佛事亦同。

君曰。昔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也。學道在王屋山中。積四十餘年。共合神丹。毛伯道先服之而死。道恭服之又死。謝稚堅。張兆期。見之如此。不敢服之。並捐山而歸去。後見伯道道恭。在山上二人悲愕。遂就請道。與之茯苓。持行方服之。皆數百歲。今猶在山中。遊行五嶽。此人知神丹之得道。而不悟。試在其中。故但陸仙耳。無復登天冀也。謝稚堅有三處出。一云與萬元相隨。一云在鹿澤洞中。一卽是此。未詳爲是一人。當同姓名耳。

君曰。晉初有真人郭聲子。在洛市中作卜師。時劉石。張臧。四姓並欲學道。常自嘆云。不遇明師。明師出而已不覺。皆爲試不過。皆無所得也。常當慎此。有異不覺。便爲試不過也。人有學道之心。天網疎而不失。皆並試人。汝深思此意。慎之也。

君曰。昔閻成子。少好長生。好學道四十餘年。後入荆山中。積七十餘歲。爲荆山山神所試。成子謂是真人。拜而求道。而爲大蛇所噬。殆至於死。賴悟之速。而存太上想七星以却之。因而得免。後復爲邪鬼所惑。失

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絕山中。子當慎此之賦。恆存於師也。猶是成子用志不專。頗有邪心故也。

君曰：黃子陽者，魏人也。少知長生之妙。學道在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黃水。後逢司馬季主。季主以導仙八方與之。遂以度世。此六國時魏。非漢後魏世也。

君曰：有劉奉林者。是周時人。學道在嵩高山。積四百年。三合神丹。為邪物所敗。乃行徙入委羽之山。能閉炁三日不息。於今千餘年矣。猶未升仙。猶是試多不過。道數未足故也。此人但服黃連。以得不死耳。不能有所役使也。

君曰：昔高邱子。般人也。亦好道。入六景山。積五百二十餘歲。但讀黃素道經。服餌朮。後合鴻丹。以得陸仙。遊行五嶽。二百餘年後。得金液。以升太清也。今為中嶽真人。此說與劍經序亦略同。

君曰：為道當令三關恆調。是根精固骨之道也。三關者。口為心關。足為地關。手為人關。謂之三關。三關調則五藏安。五藏安則舉身無病。昔趙叔期學道在王屋山中。時時出民間。聞有能卜者在市閭中。叔期往見之。因語叔期曰：欲入天門。調三關存朱衣正崑崙。叔期知是神人。因拜叩頭。就請要訣。因以一卷書與之。是胎精中記。拜受此書。入山誦之。後合神丹而升天。此皆前事之徵者。汝當識此言。三關事與黃庭同。並有說而無法。

君曰：當存五神於體。五神者。謂兩手兩足頭是也。頭想恆青。兩手恆赤。兩足恆白者。則去仙近矣。昔徐季道學道在鵠鳴山中。亦時時出民間。忽見一人。着皮袴練褶。拄桃杖。杖逢季道。季道不覺之。數數非一。季道乃悟而拜謝之。因語季道曰：欲學道者。當巾天青。咏大歷。躡雙白。徊二赤。此五神之事也。其語隱也。大

道乃悟而拜謝之。因語季道曰：欲學道者。當巾天青。咏大歷。躡雙白。徊二赤。此五神之事也。其語隱也。大

君曰欲使心正常以日出三丈錯手着兩肩上以日當心中閒暖則心正矣常能行之佳昔有姜伯真者學在猛山中行道採藥奄值仙人仙人使平倚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知仙道之貴而篤志學之而不知心不正之爲失因教之如此後遂得道定緣目許先生云姜伯真之徒不知即此姜不

君曰常以夜半時去枕平臥握固放體氣調而微者身神具矣如有不具便速起燒香平坐閉目握固兩

膝土心存體神使兩目中有白炁如鷄子大在目前則復故也五日一行之此即二十四神中事也

君曰食草木之藥不知房中之法及行炁導引服藥無益也終不得道若至志感靈所存必至者亦不須

草藥之益也若但知行房中導引行炁不知神丹之法亦不得仙也若得金鈞神丹不須其他術也立便

仙矣若得大洞真經者復不須金丹之道也讀之萬過畢便仙也房中之術導引行氣世自有經不復一

二說之此謂徒服藥存修而交接之事不絕亦不得長生非言都不爲者若都不爲止服藥皆能得仙經曰得道者皆隱穀蟲之法而見三尸之術夫穀蟲

死則三尸枯三尸枯自然落矣殺穀蟲自有別方得者祕之此即蘇傳中初神丸方也其餘雜法皆不及此也

君曰人生有骨錄必有篤志道使之然若如青光先生谷希子南岳松子長里先生墨羽之徒皆爲太極

真人所友或爲太上天帝所念者興雲駕龍以迎之故不學道而仙自來也過此以下皆須篤志也案此諸人

學道皆有事迹並經辛勳而云不學自得其義未了墨羽應是墨翟亦或是木羽也

君曰然則學道者有九患皆人之大病若審患病則仙不遠也患人有志無時有時無友有友無志有志

不遇其師。遇師不覺。覺師不勸。勸不守道。或志不固。固不能久。皆人之九患也。人少而好道。守固一心。水火不能懼其心。榮華不能惑其志。修真抱素。久則遇師。不患無也。如此則不須友而成。亦不須感而動也。此學仙之廣要言也。汝當思此。

君曰。夫喜怒損志。哀感損性。榮華惑德。陰陽竭精。皆學道之大忌。仙法之所疾也。雖還精胎息。僅而補之。內虛已徹。猶非本真。莫若知而不爲。爲而不散。此仙之要道。生之本業也。

君曰。欲得延年。當洗面精心。日出二丈。正面向之。口吐死炁。鼻噏日精。須鼻得嚏便止。是爲炁通。亦以補精復胎。長生之方也。

君曰。食慎勿使多。多則生病。飽慎便臥。臥則心蕩。心蕩多失性。食多生病。生病則藥不行。欲學道者。慎此。未服食時也。

君曰。式規之法。使人目明。久而徹視。常以甲子之旬。取東流清水。合真丹以洗目。日向清明。平旦二七過。常行之佳。此事一出二十四神中。彼謂之拂童。而用庚午日中時也。

君曰。欲爲道者。目想日月。耳響師聲。口恆吐死氣。取生炁。體象五星。行恆如跚。空心存思長生。慎笑節語。常思其形。要道也。

君曰。七五之法。常當存之。五者在身。七者在經。君曰。世有下土惡強之鬼。多作婦女以惑試人。若有此者。便閉炁。思天關之中。衡輔之星。具身神正顏色。定志意。熟視其規中珠子。濁不明者。則鬼試也。知鬼試則

思七星在面前亦可在頭上以却之若規中方明者仙道人也悟者便拜之不悟爲試不過若遇邪而謂真人亦是不過之例也子慎之焉邪正相亂此最試之難者

君曰飲食不可卒斷但當漸減之耳十日令減一升則半年便斷矣斷穀自有方世多有者不復重說之世人之食桃櫛以補身不知桃皮之勝也桃皮別自有方

君曰斷穀入山當煮食白石昔白石子者以石爲糧故世號曰白石生此至人也今爲東府左仙卿煮白石自有方也白石之方白石生所造也又善太素傳所謂白石有精是爲白石生也此方在世

君曰大素傳者道書也學此應奉太上老君上清皇人此皓然虛映景中之道非仙之道也老子所謂谷神是也

君曰王屋山仙之別天所謂陽臺是也諸始得道者皆詣陽臺陽臺是清虛之宮也欲入山者此山難向也下生鮑濟之水水中有石精得而服之可長生此山在河內沁水縣即濟水所出之源也

君曰大洞者神州是也神州別有三山三山有七宮七宮有七變朝化爲金日中化爲銀暮化爲銅夜化爲光或化爲山或化爲水或化爲石謂之七變七變有七經七經有二十一玉童隨此書故曰大洞真經讀之萬過便仙此仙道之至經也

君曰閩野者閩風之府是也崑崙上有九府是爲九宮太極爲太宮也諸仙人俱是九宮之官遠謂應作儼字

耳至於真人乃九宮之公卿大夫仙官有上下各有次秩仙有左右府而有左右公左右卿左右大夫左

右御史也。明大洞為仙卿。服金丹為大夫。服衆芝為御史。若得太極隱芝服之。便為左右仙公及真人矣。
君曰：有尸解乃過者。乃有數種。並是仙之數也。尸解之仙。不得御華蓋。乘飛龍。登太極。遊九宮也。此謂自解。為地下主者之類耳。非云託化遷變之例也。然得尸

君曰：陽丹九轉。世人皆有此術。不復說之。此謂房中之事耳。陽丹或應作陰丹。

君曰：在人間學生。唯當服藥子。不斷穀。則大洞未可得聞。斷穀之法。世自有方。

君曰：吾欲說仙之妙論。道之變化。子必祕之。慎識吾言也。嘗謂後二條事。

君曰：昔有郭崇子者。殷時人也。彭真人之弟子。嘗兄弟四人俱行。為惡人所擊。傷其左臂。三弟大怒。欲取

殆之。崇子曰：無用。笑而各去。此人後仕宦。而崇子譽致之。數數非一。此人乃往謝之。而猶譽不止。其人曰：

我惡人也。不可以受君子之施。乃自殺。後崇子得道。太極真人以為有殺人之過。不得為真人。此蓋為善之弊。況為惡乎。今時事亦多有類此者。故以為戒。過。尚招其

范零子。少好仙道。如此積年。後遇司馬季主。季主將入常山中。積七年。入石室。東北角有石罅。此作之業。是大罅也。或可是石罅。反音。即

季主出行。則語之曰：慎勿開此。如此數數。非一。零子忽發視。下見其家父母大小。近而不遠。

乃悲思。季主來還。乃遣之歸。後復取之。復使守一銅櫃。又使勿發。零子復發之。如前見其家。季主遣之。遂

不得道。此事乃入不可思議之境。然每當依此類類慎之。

積功滿千。雖有過。故得仙功滿三百。而過不足相補者。子仙功滿二百者。孫仙子無過。又無功德。唐先人

積功滿千。雖有過。故得仙功滿三百。而過不足相補者。子仙功滿二百者。孫仙子無過。又無功德。唐先人

功德便得仙。所謂先人餘慶其無志多過者可得富貴仙不可冀也。此一條功過之標格也。可不勉乎。

右道授卷訖此。
右一卷有長史書又掾畫。



真誥卷六

甄命篇第二

紫微夫人服朮敍。

此有據書兩本。雖曰朮敍。其實多原大略極論。似乎不自書也。紫微才豐情綺。動言富逸。牽引始末。恆超理外。其後所警。深明黃赤之致矣。

夫晨齊浩元洞冥

幽始八炁靡渾靈關未理者。則獨坦觀於空漠。任天適以虛峙。於是淳音微唱。和風合起。二明鑒暉。霄翳無待也。擁萌肇於未割。塞萬源於機上。含生反真。觸類藏初。爰可哂萬歲以爲天。願嬰札而長和耳。何事體造靈神之冥鄉。心研殊方之假外哉。自形無得真之具。器無任真之用者。誠宜步天元之妙攝。推萬精以極妙。尋九緯以挺生。觀晨景之迴照。仰觀煙氣。則靈雲纏虛。俯眎六律。則八風扇威。太無發洞冥之嘯。圓曜有映空之暉。於是紫霞靄秀。波激岳頽。浮煙籠象。清景遁飛。五行殺害。四節交擲。金土相親。水火結隙。林卉停偃。百川開塞。洪電縱橫。而响沸。雷震東西。而折裂。天屯見矣。化爲陽九之災。地否閔矣。乃爲百六之會。亢悔載窮於乾極。覩羣龍覆示。流血乎坤野。爾乃吉凶互衝。衆示災咎。履坦道者。將幽人貞吉。居肥遯者。亦無往不利。冒嶮巖也。行必與尸。涉於東北。則喪朋而悔至。苟大川之不利。明坎井之沉零矣。此皆人失其真物。乖我和遊。竟萬端神鬼用謀。容使天地無常。以百姓爲心。於是太上真人。愍萬流之鼓動。開冥津以悟賢。遂爾導達百變。攝生理具。居福德者常全。處危害者彫折。御六氣者定壽。服靈芝者神逸。奇方上術。演於清虛之奧。金簡玉札。撰於委羽之臺。窈窕神唱。真暉合離。歌其章則控晨太微。用其道則

揚輪九陔。軒蓋於流霞之陣。眷眄於文昌之台。或爐轉丹砂之幽精。粉鍊金碧之紫漿。琅玕鬱勃。以流華。八瓊雲煥而飛揚。絳液迴波。龍胎隱鳴。虎沫鳳腦。雲琅玉霜。太極月醴。三環靈剛。若以刀圭奏矣。神羽翼張。乃披空同之上文。焯煜元始之室。瓊音琅書。發乎三元之宮。寶紱紆三元之贈。藥珮發丹林之房。上帝獻紫輶之重躍。太真錫流金之火鈴。神童啓轅。九鳳齊鳴。天籟駭虛。晨鍾零鏗。竦身抑旄。八景浮空。龍輿虎旂。遊扇八方。上造常陽之絕杪。下寢倒景之蘭堂。月妃參駟。日華照容。靈姬抱衾。香烟溢窗。顧眄而圓。羅邁矣。何九萬之足稱哉。然後知高仙之道。蓋上尋靈之涂。微妙服御之致。合神吉凶之用。頓顯也。自非無英公子。黃老王書。大洞真經。三十九章。豁落七元。太上隱元者。莫有羣偶於此術矣。復有體神精思。寶鍊明堂。朝適六靈。使五藏生華。守關元關。內存九真。三氣運液。而灌溉丹田。亦其次也。夫丹誠而蔬禴者。亦奚用東鄰之太牢哉。乃可加以五雲水桂。朮根黃精。南燭陽草。東石空青。松柏脂實。巨勝茯苓。並養生之具。將可以長年矣。吾又俱察草木之勝負。有速益於己者。並未及朮勢之多驗乎。且頃以來。殺氣蔽天。惡煙弭景。邪魔橫起。百疾雜臻。或風寒關結。或流腫種痼。不期而禍湊。意外而病生者。比目而來集也。夫朮氣則式遏鬼津。吐煙則鎮折邪節。強內攝魂。益血生腦。逐惡致真。守精衛命。洩其餌則靈柔。四敷榮輸。輕盈服其丸散。則百病療除。五藏含液。所以長遠視久而更明也。古人名之爲山精之赤。山薑之精。太上導仙銘曰。子欲長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翹。當服山薑。此之謂也。我非謂諸物皆當減。朮爲益也。且朮氣之用。是今時所要。末世多疾。宜當服御耳。夫道雖內足。猶畏外事之禍。形有外充者。亦或中崩之弊。張單偏

致殆可鑒乎。一可以長生永壽。二可以却萬魔之枉疾。我見山林隱逸得服此道。千年八百比肩於五岳矣。人多書煩。不能復一二記示之耳。今撰復朮數方。以悟密尙。若必信用。庶無橫暴之災。既及太平。則四炁含融。天緯薦生。災煙消滅。五毒匿形。二辰恆察。萬物自成。於是時任子所運而御。亦無復天傾也。今所言朮。欲令有心取服。遏此災疇耳。又頃者末學互相擾競。多用混成及黃書赤界之法。此誠有生和合。二象匹對之真要也。若以道交接。解脫網羅。推會六合。行諸節氣。却災消患。結精寶胎。上使腦神不虧。下令三田充溢。進退得度。而禍除。經緯相應。而常康。敵人執轡而不失。六軍長驅而全反者。乃有其益。亦非仙家之盛事也。嗚呼危哉。此雖相生之術。俱度之法。然有似聘冰車而涉乎炎州。泛火舟以浪於滌津矣。自非真正。亦失者萬萬。或違戾天文。譖害嫉妬。靈根鬱塞。否泰用隔。犯誓愆明。得罪三官。或搆怨連禍。王師傷敗。或坑降殺服。流血膏野。或馬力以竭。而求之不已。若遂深入北塞。而不御者。亦必絕命於匈奴之刀劍乎。將身死於外。而家誅於內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我見諸如此等。少有獲益。徒有求生之妄作。常歎息於生生矣。豈若守丹真於絳宮。朝元神於泥丸。保津液而不虧。閉幽術於命門。餌靈朮以頤生。漱藥泉於清川。研元妙之祕訣。誦太上之隱篇。於是高栖于峯岫。並金石而論年。耶。諸侯安得而友。帝王不得而臣也。遠風塵之五濁。常清淨以期真。優哉悠哉。聊樂我云。

案此後應有朮方相連。而二本並無。乃別有案。書二方。似卽是此法。今撰取在第三卷中。

右一條有掾書兩本。一黃牋。一碧牋。

方諸青童見告曰。人爲道亦苦。不爲道亦苦。惟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護身至死。其苦無量。心惱積罪。生

死不絕其苦難說。況多不終其天年之老哉。爲道亦苦者。清淨存其真。守元思其靈。尋師轍軻。履試數百。勤心不墮。用志堅審。亦苦之至也。視諸侯之位。如過客。視金玉之寶。如礫石。視執綺如弊帛者。始可謂能問道耳。

方諸青童君曰。人之爲道。能拔愛欲之根者。譬如掇懸珠。一一掇之。會有盡時。稍去外惡。會有盡時。盡則得道矣。又近喻牛負重行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趣欲離泥以蘇息。道士視情慾甚於彼泥中。直心念道。可免衆苦。亦得道矣。蕙案上相都無降授事。唯有此二告及歌詩一首。恐未必是楊君親所贈奉受記也。

西城王君告曰。夫人離三惡道。得爲人。難也。既得爲人。去女爲男。難也。既得爲男。六情四體完具。難也。六情既具。得生中國。難也。既處中國。值有道父母國君。難也。既得值有道之君。生學道之家。有慈仁善心。難也。善心既發。信道德長生者。難也。既信道德長生。值太平壬辰之運。爲難也。可不勗哉。三惡道者。生不得作人也。得作鳥獸蟲畜之

三惡也。

太上問道人曰。人命在幾日間。或對曰。在數日之間。太上曰。子未能爲道。或對曰。人命在飯食之間。太上曰。子去矣。未謂爲道。或對曰。在呼吸之間。太上曰。善哉。可謂爲道者矣。吾昔聞此言。今以告子。子善學道。庶可免此呼吸。弟子雖去吾教。謂離作校字。皆猶差懸也。千萬里。心存吾戒。必得道矣。研玉經寶書。必得仙也。處吾左側者。意在邪行。終不得道也。人之爲道。讀道經。行道事者。譬若食蜜。遍口皆甜。六腑皆美。而有餘味。能行如此者。得道矣。上宰亦無降揚事。有

太虛真人南岳赤君告曰。人有衆惡而不自悔。頓止其心。罪來歸己。如川歸海。日成深廣耳。有惡知非。悔過從善。罪滅善積。亦得道也。夫人遇我以禍者。當以福往。是故福德之氣。恆生於此。害氣重殃。還在於彼。此學道之行也。

又告曰。惡人害賢。猶仰天而唾。唾不滂天。還滂己刑。凡刑字皆應作形。逆風揚塵。塵不滂彼。還灌其身。道不可毀。

禍必滅己。

太虛真人曰。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學道者。寒栖山林者。益當以爲意。赤君亦無復別據事。

紫元夫人告曰。天下有五難。貧窮惠施難也。豪富學道難也。制命不死難也。得見洞經難也。生值壬辰後聖世難也。

我昔問太上。何緣得識宿命。太上答曰。道德無形。知之無益。要當守志行道。譬如磨鏡。垢去明存。即自見形。斷六情。守空淨。亦見道之真。亦知宿命矣。又曰。念道行道。信道遂得信根。其福無量也。

紫微夫人告曰。爲道者。譬彼持火入冥室中。其冥即滅。而明獨存。學道存正。愚癡即滅。而正常存也。財色之於己也。譬彼小兒貪刀刃之蜜。其甜不足以美口。亦即有截舌之患。

元清夫人告曰。夫人係於妻子室宅之患。甚於牢獄桎梏。牢獄桎梏。會有原赦。而妻子情慾。雖有虎口之禍。有此一異手寫本。無此十九字。恐是脫漏。已猶甘心投焉。其罪無赦。情累於人也。猶執炬火逆風行也。愚者不釋炬火。必燒

手。貪慾恚怒愚癡之毒。又闕此十五字。於辭有不應爾。食、嘔、癡。所謂三毒。處人身中。不早以道除斯禍者。必有危殆。愚癡者。火燒

手之謂也。為道者。猶木在水。尋流而行。亦不左觸岸。亦不右觸岸。不為人所取。不為鬼神所遮。又不腐敗。吾保其入海矣。人為道。不為穢慾所惑。不為衆邪所誑。精進不疑。吾保其得道矣。

南極夫人曰。人從愛生憂。憂生則有畏。無愛即無憂。無憂則無畏。昔有一人。夜誦經甚悲。悲至意感。忽有懷歸之哀。太上真人忽作凡人。徑往問之。子嘗彈琴耶。答曰。在家時嘗彈之。真人曰。絃緩何如。答曰。不鳴不悲。又問絃急何如。答曰。聲絕而傷悲。又問緩急得中何如。答曰。衆音和合。八音妙奏矣。真人曰。學道亦然。執心調適。亦如彈琴。道可得矣。愛慾之大者。莫大於色。其罪無外。其事無赦。賴其有一。若復有二。普天之民。莫能為道者也。夫學道者。行陰德。莫大於施惠。解救志。莫大於守身奉道。其福甚大。其生甚固矣。有人惡我者。我不納惡。惡自歸。己將禍而歸身中。猶景謂塵作影字響之隨形聲矣。

右衆靈教戒所言

按此三男真。二女真。並高真之尊貴者。降集甚希。恐此是諸降者。敘說其事。猶如秋分日。瑤臺四君吟耳。非必親受楊君也。

三見易遷。再云可待。要乃起東山屋舍。且可離護之耳。問其故。未見答。問衆靈云。我或爾耶。未詳此意。欲識之。此一條楊君自記。是論是此事。

數遊心山澤。託景仙真者。靈氣將愍子之遠樂。山神將欣子之向化。是故百疾不能干。百邪不得犯。屢燒香左右者。令人魂魄正。而恆聞芳風之氣。久久乃覺之耳。覺之則入道。入道則得仙。得仙則成真。從前卷有特歌

詩十篇。接成來至此。凡八紙。並更手界紙書。後截半行書字。即是楊書淨觀天地行。此兩當並有楊書。後人更寫別讀之耳。所以前脫三十四字。楊所書。今未知何事。

靜觀天地念飛仙。靜觀山川念飛仙。靜觀萬物念覆載。慈心常執心如此。得道也。人生者如幻化耳。寄寓天地間少許時耳。若攝氣營神。若辛注真。將得久道。道成則同與天地共寓在太無中矣。若洞虛體無。則與太無共寄寓在寂寂中矣。能洞寂者。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死生之根易解。久長之年易壽。壽之可得。解之可久。

未可久於其道者。養生也。常可與久遊者。納氣也。氣全則生存。然後能養至。養至則合真。然後能久。登生氣之二城。望養全之寂寂。視萬物元黃。盡假寄耳。豈可不勲之哉。氣全則辟鬼邪。養全則辟百害。入軍不逢甲兵。山行不觸虎兇。此之謂矣。

學道之心。常如憶朝食。未有不得之者也。惜氣常如惜面目。未有不全者也。然面目亦有毀壞者。猶氣亦有喪失。要人之所惜。常在於面目。慮有犯穢。次及四肢耳。若使惜氣常爲一身之先急。吾少見其枯悴矣。案此所云氣。蓋是房中精氣之氣。非呼吸之氣。

人隨俗要求華名。譬若燒香。衆人皆聞其芳。然不知薰以自燔。燔盡則氣滅。名立則身絕。是故高人哂而遠之。遂爲清淨。生之爲物。譬日月天地。此四象正與生生爲對。失生則四象亦滅。非四象之滅。生滅之也。若使常生則四象常存。非四象之常存。我能常生故也。常生亦能生於無景。何四象之足計哉。災遭禍生。形壞氣亡。起何等事耶。似由多言而不守一。多端而期苟免耳。是以元巢頽枝以墜落。百勝喪於一敗矣。

惜乎通仙之才。安可為豎子致弊也。豎子致弊。蓋為膏肓之患不除。借取賈景公之夢。不爾。則是別有小兒事也。

南嶽夫人所言

鴻鷺對南旅。以遐扇揚翮。在於十百之野。彼鳥自謂足矣。然鷓鴣歎其恥逸。大鵬哂鴻舉之指。謂應作咫字。尺耳。苟安其安。而是非自足。故三鳥不相與議焉。何譏之乎。

紫微言

右八條並楊書

古之至人。獨秉靈一之符。元覽委順之化。明坦途而合變。捫冥樞以齊物。故自然之表。則存之而不論。域領之內。則論之而不議矣。昔元風泯絕。埃氣彌氛。宏猶淪喪。澆偽滋起。馳驟之徒。替真於崖分之外。躁競之羣。矜利於形名之肆。擅智生流蕩之患。希求致矜伐之累。乖常適於所適。離至當於非當矣。名身孰親。道家良鑑。謂應作鑑字。履淹者。守一之至戒。良可歎息。

六月八日夜保命告許長史

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豈若守根淨沖。栖研三神。所以彌貫萬物。而元同鏡寂。泯然與泥丸為一。而內外均福也。可示虎牙。

南嶽夫人言

足崔進教。不可令河上有事。教似是未散河上水也。

保命言

不修道德及學道無成。則肇功之徒不相逮也。自頃未見有日進之人矣。學志故自少也。七世之德。本經於學者。若不學

則非復所賴。故以為戒。徒攝上道而不勲者。故下鬼耳。下鬼謂下解主者。鬼師耳。不必是鄭官之鬼也。經中亦云如此。在官無事。夷真內鍊。紛錯不穢。

其聰明爭競不交於胸心者。此道士之在官也。

秀元栖標者。雖三河崩潰而不眇。志道存真者。雖寒熱飢渴猶不讓。此一往之至也。精散八虛。魂遊萬涂。

或因風以投間。或挾翹以結痾。將一切撥之而勿耳矣。昔之道非今道也。靈覺苟殊。百隙其如。予何章聞

之亦足以檢撲矣。

右九條並楊書

夫真者。都無情慾之感。男女之想也。若丹白存於胸中。則真感不應。靈女上尊不降矣。縱有得者。不過在

於主者耳。陰氣之接。永不可以修至道也。吾昔常恨此。賴改之速耳。所以真道不可對求。要言不可偶聽

也。有匹則不真。外併則真假。真假之迹。斷可見也。

此一條應是裴君言某書

哭者亦趣死之音。哀者乃朽骨之大患。恐吾子未悟之。相為憂耳。極哀者。則淫氣漸及。來子雖善於耳。爾

曹當奈張者何。

定錄君所戒。

右一條楊書後被割不盡。

穆惶忍言。逢遇元運。得聞宗告。每事將順。啓悟胸心。仁廢纏綿。仰感罔極。至於始終之分。天然定理。樂生惡亡。人情常感。哭泣之哀。奔臨之制。內以敘情。外以順禮。賢庶所守。莫之虧也。穆內雖修道。外故俗徒。未能披褐山栖。帶索獨往。不得不敘順情禮。允帖內外。一旦違之。既恩情未忍。亦懼傷之者至矣。

夫人之言。宛而附情。宏道長教。可謂遠矣。輒當奉遵告敕。使哀不至傷。哭不過慟。栖道任適。不敢有違。謹

白。此是答右英書本。今闕所授事。非謂前中君所告。趣死之音者。而亦應相關涉也。

右一條掾爲書。

